

悲歡因緣

謝曼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65B



香豔武俠
長篇小說

悲歡因緣

張恨水著

第三十七回

小英雄結就良緣

惡公子見色魂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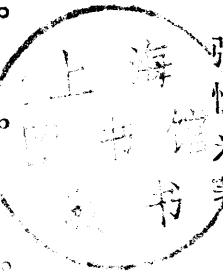
却說章老夫人。要求完姻後。挨遲一二年南下。陶電道。謹當遵命。况
 畢姻後。還要進京去看那家賢弟。且待家兄補了地方看省分。相近
 方纔好取家眷。若地方太遠。連家眷也難搬送。因此目下。竟不能定
 局。老太太道。但願得補到山東來。連老身也好往衙門去走走。陶電
 道。但願如此。說話移時。外邊請吃早飯。陶雲弟兄。遂將送章公之物。
 并雪妹那夫人寄送之物。俱交元兒送進。當日章公。就煩本村一位
 星卜先生。擇定九月初十日。辰時合巹。當日午間。盛席款待。章公叫

第三十七回

小英雄結就良緣

惡公子見色魂飛

一





元兒往書房請了小相公來見禮陪坐。原來這小相公取名章卓，已長成了十歲，生得目秀眉清，體貌端莊，揖讓進退，從容中禮。陶雲道：小兄弟三年不見，竟成了書生了。陶雲道：品貌不凡，將來必成大器。須請明師教習，纔好。章公笑道：日後正仗賢昆仲照拂，飲酒中間，章公說起，庄上晚桂正茂，明日同往一賞。陶電因對兄長道：這庄子離此不遠，甚是幽雅。陶雲道：既寶庄相近，愚弟兄明日竟搬在那邊暫住，到覺相安。章公道：也好。那邊傢伙俱備，有人伺候，應用之物，我這裏送出便了。當時酒逢知己，豪飲雄談，直至夜分纔罷。次日陶雲弟兄起來，檢點行李，將應承之物，留在書房，其餘俱用車載往庄上。早飯後，賓主三人聯騎往庄上來。此時秋高氣爽，景物清妍，到得庄中，圍觀玩圈中，晚桂飄香，新菊吐秀，大家都在一株大桂花樹底石



櫓上坐下面前一塊磐石。四圍可容十來人坐飲。當日庄上已備酒肴。就在這邊賞桂。章公道。風景不殊。人事更易。記得前年此間相敘。轉瞬間。那家賢姪。已着先鞭。將來賢昆仲。亦雲程萬里。再過三兩年。又不知作何光景。陶電道。老叔丈。若今春進都。恐此時也不能在此間敘話。大家叙。今談昔。直飲至金烏西墜。章公分付家人。小心伺候。自己辭回家中。次日送了一車米麵食物。到庄上來。章公自在家中料理。將書房後面三間。做了新房。一切備辦齊整。得暇就到庄上來相叙。時光迅速。不覺已到九月初八。這日陶雲就在庄上送過禮物。初十吉期。陶電早起裝束。章府這邊擺列職事。鼓樂旂傘。章大相公坐着八轎。家人披紅前道。後擁到庄上來。迎接新郎陶雲。待過了茶。就命家人與新郎簪花挂紅。排齊職事。放炮上轎。陶雲與章大相公。



俱是錦鞍駿馬相送過來。這一日合村男女疊肩觀看，無不稱贊。好個俊俏新郎，到了章府，升炮下轎，俱親友迎接進來。正是吉時，偕相贊禮，啓請新人拜堂。合盞一切俱從古禮。親戚隣里內外喜筵款待。周到這日，陶雲是新親，占了首席。傍晚席畢，仍辭歸庄。這夜洞房花燭，女貌郎才，自有千般恩愛，萬種綢繆。到了三朝，內外親戚見禮。陶雲這日却是主翁陪待親朋，直至晚間席散回庄。次日又是筵宴。轉瞬已過五朝，陶雲就要告辭進京。因是領咨赴部，章公不敢久留。擇定九月十九日起身。章公先着家人雇就車輛，又修一封書託致那生陶雲相訂兄弟。于冬月起身約在那生寓所相會。至期前一日，章公設席餞行，并有厚贐。次晨章公與陶電同送出關外，而回話分兩頭。却說陶雲帶了兩個家人，曉行夜宿，一路都有進京同伴。此時



正是九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溥溥。林楓點赤。野菊垂金。一路頗不寂寞。不止一日到了祁門。先覓客店。卸下車輛。次日陶雲帶了一個家人到吏部。照例投文後。就訪到邢生寓所。恰好邢生纔從內閣回來。長班傳進名帖。知是陶電之兄。卽刻迎請進來。敘禮畢之後。便問三哥如何不同來。陶雲先致謝過。因將特往湖郡探望。現今就親山東約。在冬月進京的話說了一遍。向袖中取出家報。并章公之書。邢生接來都看過了。知道家間無恙。又見老母敘說雪姐一段情節。心下感愧交并。因道。承三哥不遠千里。去看家母。骨肉之情。無以加此。現今恭喜。又不曾奉賀。實是抱愧。陶雲道。舍弟已承老伯母的厚賜了。邢秀道。不知大哥寓在何處。陶雲道。昨日纔到。暫寓客店。邢秀道。這裏正間着兩處房間。若不嫌蝸窄。竟請到這裏居住。正好朝夕領



教以解客中寂寞。陶雲道：「愚意亦如此。只恐攪擾不便。」邢秀道：「弟與三哥情同骨肉。與大哥也是一般。如何說此客話？」因卽着兩個長班同家人往陶雲客店搬取行李。此時正是早飯時候。都中酒肴甚便。隨意取來。一同用飯。畢因談及時事。邢秀道：「此時只爲東南一帶倭寇未平。深勞聖念。弟幾欲不揣冒昧。條陳數事。其如位卑。不敢越職言事。將來看有機會。弟當力保章叔。與三哥同建功業。」陶雲因說起江浦遇盜。得殷弟相救。又在湖口避風。得遇弟妹。并此番結識武進保全成公家眷之事。傳說一遍。邢秀鼓掌大笑道：「天涯遇合。大有夙緣。至殷兄之事。弟已於陳老師處得知細底。此番三哥之功。不在殷兄之下。只可惜與那武友都埋沒了。說話之間。行李取到。家人都過來叩了頭。邢秀吩咐唐朴。要將自己東上房騰出。讓與陶雲居。左陶



雲道這却不安了。因再三阻住。就搬在西間安歇。自此陶雲與邢秀同寓。情相孚。靜候補缺。且分下不題。却說甯海唐公。自那年十一月初三日。同家眷起程赴任。到了台庄。那去處是個水陸碼頭。八方集聚之所。大凡從南往北者。在這裏起車。從北至南者。在這裏雇船。唐公卸船在客寓。雇車。恰恰遇着候巡道的家眷。從湖廣到來。也在這裏雇車。寓所就在緊對門。這候道。只有一個兒子。名喚侯集。有三十多年紀。生得面貌醜惡。慳性兇頑。現今斷絃未續。自侯子傑出爲巡道。他就同家眷到山東任所。來這台庄。是山東地方。便以勢燄凌人。一路作威作福。侯子傑做巡按時。他在家遊花艷賭。無所不爲。凡遇有幾分姿色的婦人。就如螞蝗見血。千方百計的勾挑。就有那些狐羣狗黨。助惡幫兇。必要謀到了手才罷。此番在路。到處嫖宿。只瞞



着他娘一個。這日却值唐公家眷起身。他有意偷覷。看見了唐小姐上轎。便覺神魂飄蕩。想道：我見了多少婦女。從不曾見有這般美貌的女子。因着家人悄悄的打聽。知是甯海縣上任的眷屬。又打聽得這小姐不曾許字。心下大喜。就在寓對他母親熊氏說知。熊氏道：既在你父親屬下。去求親不怕他不允。到了任所。就央媒去說。便了這侯公子。自見了唐小姐。他也無心嫖耍。催促家人雇就車輛。轎馬。竟往登州進發。不提。却說唐公先到濟南省會。謁見了各大憲。後稟辭到得登州地界。就有許多職事人役前來迎接。到了郡城。謁見巡道。并本府林公丞倅等官。就走馬到任。唐公因無子息。立意要做清官。到任之後。興利除弊。愛民如子。決斷訟獄。並無留滯。未及數月。百姓愛戴。真同父母。這時唐公已接着了邢秀在山東所發之書。已知本



道是女婿的對頭。如今是特點中書諒也。奈何他不得。因此在人前絕不提。邢秀這門親事。又分付家人。不許開口。因此外邊都不知道。邢中書是他女婿。且說其年新正。登屬州縣。俱到郡城賀節。唐公却與文登縣路公。是同年同寅。最爲莫逆。同一寓所。這日同在府裏賀節。回來。路公對唐公道。今日府尊。在書房與弟說及。年翁有一位千金。德容俱備。日前侯道台面。託府尊。要與他公子作伐。府尊因弟與兄至好。囑弟先爲道達。看年兄尊意如何。倘若見允。府尊再當面懇唐公道。此女年翁所知。弟年將半百。尙無子嗣。只有這個小女。年尙幼小。與拙荆性命相依。原欲在家鄉擇一贅婿。以爲終身之靠。斷不能遠離鄉井。今侯公籍隸湖廣。他公子又是繼娶。年齒不當。況上司屬員。亦不宜議親。只求老年翁。明日見了府尊。善爲其詞。弟當心感。



不盡路公笑道。果然我就知此事。有十分不妥。府尊亦爲道台面託。不得不爲轉達。也恐年兄不允。故不肯面言。託弟先來探意。弟聞得這侯公子目不識丁。且素不安分。年翁所見極是。弟明日當稟覆府尊便了。唐公道。全仗年翁善爲言之。當晚兩公又敘談了半晌。各自安歇。次日路公即將此話回覆了林府尊。林公道。這也怪他不得。他只有這個女兒。豈肯遠嫁外省。改日我面覆道台便了。當日路唐二公俱各稟辭回縣。唐公回署。與夫人說知此事。夫人道。莫說他是梅女壻的對頭。這續絃遠嫁。也是斷斷不能的。不說唐公這邊。却說林公這日去面覆道台。侯巡道到也罷了。他公子見說不允。如何放得下。這條肚腸。因就對他父母面前道。若不得這唐知縣女兒爲妻。情願一世不娶。削了頭髮。去做和尚。熊氏夫人道。他只是個知縣。却



識抬舉竟敢抗違。想必是那知府說得不着實。不如當面與他說親。諒他不敢推脫。俟子傑道。且待他到府來時。再處。因此把這事暫爲中止。且說這年登屬之甯海萊陽招遠等數縣地方。自二月至四月。底亢旱無雨。苗麥盡死。登州所屬又是磽瘠之區。百姓本無儲積。稍右之家。僅可齏粥度日。貧窮者四散逃荒。唐公屢稟上台。要開倉賑濟。上台俱以偏災未經奏聞。不得擅動倉廩。唐公無奈。因捐己俸。四門糶粥救飢。明知人多力薄。只得自盡此心。誰知到五六月。陰雨連綿。處處俱成巨浸。凡種秋苗。盡行淹死。八九月間。水還不退。麥難下種。且亦無種可下。民間賣男鬻女。四散流離。骨肉不保。以致搶奪頻聞。盜賊生發。各縣甲報上台。都以偏災不敢申奏。只令州縣善爲安撫。唐公目覩百姓凶荒。至此不忍坐視。因與夫人商量。出一個主



意來。唐公與夫人商量道。如今百姓遭此飢荒。強者爲盜。弱者餓亡。人民離散。既爲民父母。豈忍坐視。現今倉中存貯小穀五千餘石。碾米三千餘石。還有雜糧三百餘石。雖不能徧救飢民。亦可苟延旦夕。且拚着捐己囊賠補。也不過三千餘兩。我明日親自查明戶口。儘數賑濟。一面報明上台。情願捐資。如數買補。何如。唐夫人道。正該如此。何必與我商量。唐公大喜。卽日傳集各該鄉地保甲。查造實在戶口清冊。那些地保。知是放賑。連夜趕造。申送到縣。唐公惟恐有弊。親歷城鄉。照冊查點。按名給賑。無如人多糧少。一人不過數合。三日內已將倉糧放盡。一面通報上台。一面親到郡城來稟道府。這林府尊却是個慈祥胆小的人。因說捐貲賑濟。是一樁極難得的美事。但須候批詳轉來。給放爲妥。今事已成就。我當與你據情轉詳。須要定一還



補限期纔好。唐公道：本當聽候批詳，但這些飢民，日夕不保，萬一批詳不允，便救死不及。因此卑職冒昧而行，還要求堂尊垂庇。這限期卑職須計算在明年三月內還補。林公道：我與你轉詳，懇請便了。因留住便飯。說起侯公求親之事，我已與你委曲稟覆，看他意中大爲不然。今日你去稟見，他若再覲面言及，當委婉其辭，不要十分竣絕。此人心地褊窄，須要提防。唐公謝過府尊，便往巡道衙門來稟見。侯巡道也知唐公到來，因有求親一事一經通稟，卽刻請見。禮待甚優，所說賑濟之事，也十分贊美，並不提起親事一語。及唐公稟辭時，因說明日有屈小敘，唐公回寓，正卸衣冠，有道台家人來下請帖，請明日午飯。唐公明知此請有些關碍，却又不肯推辭，只得留下請帖。明日稟辭面繳。到了次日，傍午家人又持帖來請，唐公隨卽起身。這日



第三十七回 小英雄結就良緣 惡公子見色魂飛

一四

侯公只請通判李萬玉相陪。這却是個諛諂面諛之人。奉承道台呵。卵捧屁。無所不至。侯子傑特地請他來作說客。這日酒席極其豐盛。侯巡道與李通判殷勤相勸。酒至半酣。李通判開口道。聞得唐老先生。尙未獲麟。不知有幾位如夫人。唐公道。卑職只一拙荆。並未娶妾。侯子傑道。古云四十無兒方娶妾。但爲官爲宦的。若無子息。豈能待到四十。况年兄已過四十。急宜納寵。才是唐公道。已曾生子。却不能育。看來是命裏乏嗣。非關人事。李通判道。聞得有位千金。德容俱備。道憲有位公子。才德兼全。前者曾託林堂翁轉達。只恐言之未詳。因此今日奉屈。要弟作一月老。以成秦晉之好。這是一樁極美之事。諒老先生必無他。却唐公道。承道憲大人不棄。是卑職萬幸。又承本府傳諭。敢不低遵。實因卑職只有這個小女。年尙幼穉。原擬在鄉梓間。



招贅一婿。以爲養老之計。在賤荆亦一步不忍相離。因此重違鈞命。亦情事所勿獲已耳。李通判道。老先生所說。雖是。但未通權變。大凡田舍翁。婚姻多不出鄉梓。若說官宦之家。隔省爲婚者。不一而足。卽如弟原籍湖南。賤荆却是先君。出仕江西時。與一位貴州同寅。結的姻事。就是道憲夫人。也是四川籍貫。官宦之家。豈可與田舍翁相較。唐公道。想尊夫人必定有兄弟姊妹之行。不似卑職只有這個小女。情實不能遠離。李通判道。只要老先生應允了。尊夫人斷無不從之理。唐公道。不過少遲數日。卽當報命。此時候巡道看他二人對答。只是不語。聽入贅之說。讒道。既然年兄要與尊閫相商。但數日內。卽須覆我一音。以定行止。唐公唯唯。當下李通判又說了許多恁意阿諛的話。酒席纔罷。唐公隨辭謝回寓所。方卸衣冠。李通判又到。只得



第三十七回

小英雄結就良緣

惡公子見色魂飛

一六

相接進來。坐定茶罷。不知李通判因甚又來。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十八回

查倉廩督憲報私仇

糾醜類青山放响馬

却說唐公接進李通判。至書房坐定。通判又談及婚姻一事。卽道：「這
是道台美意。他人求之不得。老先生切不可固執。適才道台又着弟
來致達。若成就了這頭姻事。宦途之中。何所不可。况道台彰明較著。
兩番求親。若老先生固執不允。他顏面上如何下得來。還求老先生
三思。唐公笑道：「雖承廳尊玉成美意。但婚姻大事。必須兩相情願。若
勉強而行。終非美事。至于卑職。這個微官。做也罷。不做也罷。無甚關
係。並非戀棧者。比這事實。在不能相從。還求廳尊玉言相覆。感激不
淺。李通判見話不投機。便起身道：「弟也是一番好意。况是道台所託。
巴不得玉成其事。既是老先生主意已定。豈敢相強。當卽作辭而去。」



第三十八回 查倉廩督憲報私仇 糾醜類青山放响馬 二

唐公次日一面謝酒稟辭，卽起身回縣到署，中與夫人說知唐夫人道：「不知他何故三番兩次要來求親，莫非在那裏見過女兒來？」傍邊老家人唐誠道：「當日在台庄雇車時聽得對門客寓裏住，就是候巡道的家眷。那日夫人小姐上轎時有幾個家丁打扮的簇擁着一個官人，在外邊觀看，小的正待喝問時，店家說是侯道爺的公子。看那人有三十以上年紀，生得三叉骨臉，滿面黑麻，衣冠雖然齊整，人物甚是醜陋。」唐公道：「不去管他好醜，我只不允這頭親事，他也無如何。但如今最要緊的是回家取這宗銀子來買補倉穀，現在署中所有俸銀規羨不及二百餘金，還取三千金來，方可足數。因分付唐誠：『我明日須撥兩個幹役，同你星夜回去，與那夫人小姐說知此事，有書一封，內鎖匙一把，看了便知細底。限你十四日回往，不可有誤。』」唐



誠答應。卽時準備行裝。次日唐公寬給盤費。撥兩個能事頭役。李旺楊升同往不提。却說登屬遭荒的數縣。盜賊頻聞。搶奪時有。惟有甯海一境。這百姓互相傳誦。我們受唐老爺的大恩。甯可餓死。不可爲非。因一境之中。挖草根。剝樹皮。羅雀掘鼠。並無搶奪之事。凡有外來賊盜。共相擒拏。解縣請賞。因此連外方盜賊。也不敢入甯海境來。唐公又生法調度。隨時救濟士民。莫不愛戴。這日唐公正坐衙齋。忽聽傳梆通報。探得有青州二府。方大爺奉憲。委到來。已離城不遠。不知何事。唐公卽刻分付。打轎出城迎接。到了公館。見畢禮。茶罷後。唐公因問。不知太尊有何公事。到此方公道。弟奉督憲之委。不得不到此一行。因在袖中。取出一角文書。遞與唐公。展來觀看。方知是本道揭叅甯海知縣唐某。以一隅偏災。不奉明文。擅動倉庫。希圖侵蝕等因。



第三十八回 查倉廩督憲報私仇 糾醜類青山放响馬 四

爲此仰該丞前往確查倉儲庫項果否賑濟有無額外虧空情弊據實具報。唐公看畢笑道督憲借重堂尊到來倒明了卑職的心跡現有放賑戶口清冊可查只求堂尊據實查覆就是卑職萬幸。方公道弟也不必再查一路來口碑載道莫不感頌年台的恩德弟亦久聞年台惠政宜民循良第一一渴欲一識尊顏今却因公得遂誠爲快事。唐公道卑職才力淺薄遇此凶荒無法賑救只得儘其囊橐聊盡此心已着家奴歸取限日往返大約在腊月半前儘可取到計算買補約在明年三月內可以完足。今當出具甘結求堂尊加轉必不有誤。方公道甚好說話之間只聽得外面人聲喧嚷衙役回稟一時聚集了千餘人來打聽老爺的消息若有事故大家都要往省城去保留。方公道難得難得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唐公隨分付家人衙役傳



說方老爺到來是奉委查勘放糧戶口數目清冊並無他事叫他們各歸生理。那些士民見衙役傳言恐有虛誑不肯更散直待唐公自出面諭方各散去。署中已送到酒席。方公道如此米珠薪桂還要叨擾唐公道堂尊因公到此路途跋涉卑職心甚不安一杯水酒幸勿言褻。說畢就要辭歸。方公留住道。既承盛意我們正好借此談心。唐公因吩咐家人斟上酒來。外邊隨從另有款待。飲酒中間方公道這侯道台與年兄有何嫌隙。多此事端。唐公因將兩次求親不允之故告說一遍。方公道這也可笑。兒女婚姻原要兩情相願豈有以勢力相強之禮。前日敝堂翁吳公從省回來知道此事是督憲對着司道各官說若州縣都如玉甯海這般愛民地方何愁不治。况他稟明存合穀數情願捐資負補實是難得之事如何還有弊端。侯巡道因他



希圖侵蝕。未免苛刻。但揭內有恐其賑少報多。額外虧空。一語。不得。不一委查。見吳公在坐。便說。卽委你方府丞。說近去查看。如此看來。侯道台豈不多事。并聞得他乃郎在此。瞞着乃尊。在外面無所不爲。年台當處處隄防。唐公道承堂尊關切。卑職當銘勸五中。如今卑職將此事完結。便當告休。豈肯再爲戀棧。駑駘以取其辱。方公道年台正在強仕之年。况上台器重。雲程未可限量。豈可因咽廢食。兩公說話投機。不覺飲至玉兔東升。唐公方告辭回去。次早卽來請安。就具了限明年三月買補。如數完足的印結。并着戶房書辦。資放糧戶口數目清冊。呈與方公查看。方公略閱。大概道辦理甚善。雖然賑濟不多。却得均沾實惠。方公收了印結。當下就要起身。唐公堅意留住。方公也不肯遽別。當日又設席相待。暢叙了一天。次日方公一早起身。



唐公送出郭外五里纔回。且不說方公加結轉。後來赴省。在各上台前說了唐公許多善政。這是後話。表過不提。却說唐誠與兩個幹役。星夜趕回家中。與邢夫人小姐。磕了頭。將書匙呈上。邢夫人見書面上是端差限日。端回不知是何急事。心下驚疑。口裏問着老爺夫人小姐的好手裏忙折開書來。婆媳兩人從頭看畢。大娘子道。不允他親事。將來恐怕還要作祟。如今事不宜遲。卽當準備。就吩咐唐誠。陪待他們酒飯。明日大家歇息一天。後日着發你們。一早起身。當日婆媳兩人將鎖匙到上房東內間。第八隻皮箱內。取出白金六十封。邢夫人就叫大娘子寫了一封回書。書中力勸事竣告休。并隄防侯巡道暗中作祟的話。將行李捆束停當。雇下船隻。到第三日一早。打發唐誠起身。再三吩咐路上小心。賞了他每人四兩銀子。格外四十兩。



盤費。叙入書中。到署銷算。唐誠與兩個衙役叩辭。從後牆門下船。去後。大娘子對邢夫人道。我看這三個人。臉上都有滯氣。但願途中無事平安纔好。邢夫人道。這是做好事。的銀子。皇天也當護佑。諒必無虞。不說婆媳這邊相叙。却說唐誠等坐船直到台庄起程。雇了一輛大車。星夜竟往登州進發。原來侯巡道的公子侯集。見兩次求親不允。便慫恿父親。揭叅他。希圖侵蝕。及聞得上台不准。又打聽得唐公着人回家取銀買補倉穀。心下十分氣憤。連日眉頭不展。他隨身有兩個幫閒伴。當一個姓賈名何。混號赤鍊蛇。一個姓孫名業。混號灰地。鰲這兩個是端一助。紂爲虐。挑唆侯集。常幹那沒天理的勾當。曉得公子心事。乘間說道。天下美女甚多。豈止有唐知縣的女兒一個。我們與少爺打聽。有勝如他的。不拘少女嫩婦。包管你老人家趁心。



滿意。侯集道：親事不允也罷。如今又揭他不倒，實是氣這老賊。不過他家中豪富，已着人回去取銀來買補倉穀。除了此事，再無別法擺布得他。叫我如何不氣？賈孫二人尋思了半晌，道：若他果然回去取銀，小的們到有一個好計策，叫他人財兩失。賈何道：料他口氣如何？侯集道：你且說來，是什麼計策？賈何道：料他取銀子來，必要打從尖子峽、青山坳、苦竹灣，這些險處經過。小的們糾合幾個有本事的朋友，就那裏扮作响馬，刼取他這宗銀子，叫他不能買補。再叫老爺揭他個違限不償，豈不出了少爺這口惡氣？侯集笑道：此計甚好。只要做得細密，倘然弄破了，却不是耍處。若做得乾淨，這取來的銀子，我只分一千，其餘都與你們分用。若是弄破了，就到砍頭時節，也不許扳出我來。賈孫二人道：少爺放心，包管無一些破綻。只在家中坐聽。




第三十八回 查倉廩督憲報私仇 糾醜類青山放响馬

一〇

好音。這也是唐公的限運該當遇着。這些魔障。不說這邊賈孫二人。去糾合黨類。且說唐誠與李旺楊升坐車保護行李。兼程進發。這日五鼓起身太早。正到了青山坳這去處。四圍都是山林叢雜。前後數十里。沒有人家。最是險隘之處。唐誠不合貪趨路途。正驅車到此。此時是腊月初旬。霜華滿野。只有星光。並無月色。正行間。只聽樹林裏放出一枝响箭來。唐誠吃了一驚。只聽車夫叫聲。呵呀。先已逃去。樹林裏飛出六七騎馬來。星光下見。手中都拿着雪亮的鋼刀。高聲喝道。留下車上的東西。饒你一死。唐誠與兩個差役。料不能敵。跳下車來。抱頭奔竄。這班強盜上車。搜出行李。身邊都代有稍囊纏袋。將這三千兩東西。盡行劫去。放開轡頭。一道烟已無影响。唐誠等躲避枯澗裏。見响馬已去。纔一個個鑽出頭來。招呼到車上。檢點銀兩。已是



一空。大家目瞪口呆。做聲不得。車夫埋怨客人。一定早要走。才弄出來。三人埋怨車夫。你曉得。魑魅就該阻住我們。大家直相埋怨。幸喜盤費銀兩。裝在衣包內。不曾拿去。此時天色已明。就有行人來往。問知遇盜。大家都說。這裏雖是個險處。却也平靜了多年。怎麼忽然有起响馬來。一定是你們在這裏。露了白。才着了道。見兩個衙役問知這地方是登萊交界之處。屬卽墨縣所管。只得驅車到了村坊。覓了個下處。卽去報了本處鄉地保甲。留楊升看管這車輛。唐誠李旺。代了鄉保人等。往縣裏來稟報。本縣知是強盜重情。立刻坐堂。限日拿獲。一面申報本府。通詳各憲。并移會隣境。協力緝拿。當日又備了一角文書。交與唐誠。令他着。一人回甯海報知。留一人在此。唐誠卽與李旺。回到下處。取了家書。并在此守候。這角公文。先着李旺。星飛回。



縣通報自己同楊升在此守候。催促緝拿。話分兩頭。却說這日唐公在衙內坐立不安。心神煩悶。只聽外面傳梆說李旺獨自回來。稟見唐公心疑。卽刻喚進來問道。你如何獨自回來。李旺叩了頭。流下泪來。懷中取出文書家信呈上。唐公見了。是卽墨縣李公的移文。折開一看。大驚道。如何路上竟有响馬了。一定是你們在途路間露了形跡。才有此事。李旺因將去來謹密。并遇盜報官情形。訴了一遍。唐公喝退。隨進內堂來。與夫人說知。夫人只得叫苦。唐公又把家書折開看。問一遍。并念與夫人聽了道。幸喜家中平安。如今失去了這三千兩銀子。通省皆知。卽買補遲延。一不爲過。但再回去取銀。斷乎不可。明春有本省協濟浙江軍餉十萬兩。我上省去求督藩兩憲。不知唐公上省。訴稟憲台。能否允准。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却說唐公星夜趕赴省城。其時卽墨縣通詳已到。各憲皆知督憲晉公大怒。飛檄該府縣勒軍嚴拿。務獲解報。一月不獲。卽行題參。這日唐公先去稟見督憲。隨卽傳進後堂。唐公參見畢。未及開口。晉公便道：你必爲被盜事而來。我已飛檄飭拿。但拿獲與否。尙在未定。這倉穀懸贖盜。却如何辦理。唐公稟道：卑職正爲此事。特來懇求。這三千兩銀子。總然不獲。卑職也情愿賠補。若這番再回籍取銀。路上也不放心。因求大老爺鴻恩。將解浙軍餉扣留三千兩。發與卑職買補。卽懇恩移知浙省。卑職就在本省藩庫如數繳補。省得途路耽心。若蒙俯仰。卑職隨着人回籍取銀。在本省等候補繳。必不有悞。晉公沉思。



了一回道。此舉甚好。但這餉銀。我開正就要起解。你卽速着人回去取銀。我另與你一封解銀文書。在本省等候繳補。倘有遲悞。取咎不小。這三千兩銀子。本院卽行文藩司。你可具領狀。在藩庫諸領。及早買補完項。院念爾是個好官。與你擔着這個干係。切不可貽悞。唐公卽叩謝道。蒙大老爺格外垂慈。豈敢貽悞。有負大德。當卽稟辭出來。隨往見藩台葉公。將稟懇督憲截餉緣由。稟知葉公道。兩番賠補。實是難爲了你。我已飛飭該縣勒限嚴拏。若拿獲得着。便好了。如今既是督憲允准。截留餉銀。先行買補。只候憲牌下來。你便具狀來請領。唐公隨叩謝稟辭出來。又去稟見臬司各憲。俱蒙獎慰。心中甚喜。到次日布政司庫吏來。寫通知督院牌文已到。大老爺說年節已屆。請老爺卽速領了這銀。辦理唐公謝了庫吏。隨具印領到藩庫三千兩。



官銀用車裝載。卽真辭各憲領了督院解銀補餉的咨文。歡喜回縣。已是封印之時。隨喚差役唐誠回來。只留楊升李旺在此守催。修了一封備細家書。并督院咨文。吩咐唐誠。同一個老誠書吏。一個妥役。定於新正初六日起身回家取銀。在本省呈繳。至開印日。派幹練書役。領了文書牌票。分給銀兩。往隣府州縣。都知道唐公賠償授買的穀石。這些書役所到之處。先投了文書。各州縣都知道唐公賠補之事。無不關切。隨傳經記集市。吩咐准斗平糶。不許昂價買足之日。拿官車護送交界。因此採買這五六千石穀。全不費力。約在一月之間。便可完足。却說唐公到上元佳節。在後堂與夫人小姐家宴。因說我做了這一年多官。也不曾屈打了一個平民。雖然賠了數千金。却也承各上司十分優待。只等這倉穀補完。就當告休回去。唐夫人道。這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四

是撞撥你做官。以致賠累了這許多銀子。唐公道。事有前定。豈關人事。這夕開懷暢敘。飲了幾杯。歸房安寢。當夜唐夫人夢見一位白衣老母。抱着一個眉目如畫的要孩兒。只穿着一個紅綾兜肚。渾身如粉裝玉琢一般。遞與唐夫人道。把與你做了兒子罷。唐夫人大喜。雙手接過來。抱在懷中。正要問這個老母來歷。忽然被這孩兒一個翻身。驀然驚醒。却是一夢。聽更漏時。正交五鼓。原來唐夫人平日持誦白衣大士神咒。頂禮甚虔。得了這夢。自覺有異。因與唐公說知。唐公道。或是菩薩慈悲。也未可知。次日在白衣大士前齋供頂禮。從此唐夫人覺得喜酸愛睡。已是有了身孕。唐公心上也十分歡喜。到了二月上旬。各處採買書役。陸續俱回。計算一應盤費車脚之外。還餘剩了二百餘金。唐公甚喜。慰勞各書役。俱有獎賞。隨即通報了完足的。



文書原來人間善惡。天鑒非遙。凡人有犯孤窮天折。困苦流離。但得念念向善。隨分濟人。便可挽回天意。反禍爲福。這唐公本來命犯孤煞。宦境坎坷。自做官以來。只吃了甯海一口清水。所已捐俸施粥。救飢。并被盜捐資。共費了六七千金。却全活了飢民數萬。因此万逐心移。命隨心變。若論陰功。正當福祿未艾。殊不知人間之富貴有限。天曹之祿位無疆。這日是二月十五日。紅日正中。唐公獨坐衙齋。正在起告休文稿。忽見一青袍角帶的吏員。率領一二十個職事人役。上前參見。這吏員雙手齎着一封極大的文書呈上。唐公接來看時。正面寫着特授天曹都察院封。這面是年月日時發。側邊是仰甯海縣唐爲陞補城隍事。奉東嶽齊天大帝金旨。查東省濟南首郡城隍。汲斯忠已奉玉旨陞任東嶽都巡使。所遺員缺。查有甯海知縣唐翼聰。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六

明正直力善愛氏。堪以陞補。奏蒙玉帝天旨准行。卽着赴任。毋違等因。蒙此轉飭到院。合卽轉行。爲此仰該縣。卽速遵照限日赴任。毋違。唐公纔看畢。那吏員又呈上一道上任告示。請標傍邊一吏捧過硃硯一吏送過筆來。唐公不覺就判了個二十二日辰時。正欲問話。只見那吏員磕了頭率衆而去。一時不見。傍邊門子正送茶到面前。唐公打了一個呵歎道。奇哉奇哉。因問門子。你幾時進來。可曾見甚麼。門子道。小的纔送進茶來。見老爺在這裏打混。不曾見甚麼。唐公喫了茶。就進內堂與夫人說知此事道。青天白日。豈有夢寐。因將牌文念出一字無遺。這是天數已定。不須疑慮。幸喜官事已完。後嗣有望。生爲縣令。死作城隍。亦有何憾。日後夫人生子。當取名夢麟。女兒終身亦不必更爲擇婿。他與梅女兒姊妹情深。共事邢郎。必無差錯。家



園事業。夫人自能主張。不須至囑矣。唐夫人見說不覺垂淚道。這是一時夢幻。如何認起真來。唐公笑道。必非夢幻。我奉天旨陞授城隍。你母女當作喜事相看。切勿啼哭。當下就着唐謹端正後事。將一切公事。日夜辦理清楚。一面通詳告病文書。乞卽委員署事。這信息已是傳揚出去。四境皆知。那些士民。也有哭泣的。是舍不得這樣仁慈父母。也有歡喜的。是喜得就做了本省城隍。也有半信不信的道。正在壯年。還要加官進爵。未必就有此事。紛紛傳說不已。這唐夫人母女。見唐公如此行爲。日夕憂懼。唐公再三安慰。談笑自若。到了二十一日半夜裏。唐公卽起來。沐浴梳洗畢。冠帶整齊。望北謝了恩。將印信交與夫人。明早叫唐謹交與典史。賚繳料理畢。卽明燭在二堂危坐。夫人小姐。俱已起來。十分驚恐。只覺署內香氣氤氳。樂器隱隱。唐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八


公早見前日那個吏員進來。參叩。隨後便是許多書吏人役。逐班叩頭畢。請上馬。隱隱聽得炮聲响。吶道。嗚鈺鼓樂交作。漸遠而寂。此時正交午時。城鄉無不聽聞。及夫人小姐看唐公時。已笑容可掬。端坐而逝。不覺放聲大哭。其時合衙書役。因知此事。這夜齊在衙門上宿。其時都聽得鼓樂之聲。由近而遠。及到宅門探問。已知唐公坐逝。大家不待通稟。都進二堂來觀看。却見那唐公。面色如生。冠帶整齊。端正椅上。署中香氣不斷。衆書役垂淚磕頭。却喜棺槨衾裯俱已齊備。唐夫人就命。將槨木安放正中。襯墊端正。卽著攙扶老爺入棺。幾個老吏過來。同衆家人唐謹攙扶。只道身尸僵冷。誰知肌肉馨香。身體溫軟。遂輕輕抬起。坐入棺中。然後整理冠帶。緩緩睡下。蓋好錦衾。夫人小姐。并家人僕婦丫頭。都撫慟棺哭了一場。纔蓋好棺蓋。四圍



釘好。裝掛孝堂。安設靈案。點燭焚香。又請畫工。將平日所傳行樂。做出一幅大像。將來張掛。十分形肖。却說這日。同城內文武官員。以及城鄉士民男女。來上香禮拜者。自早至晚。紛紛不斷。夫人小姐。俱掛重孝。堂內俯仰回禮。着家人謝勞。一連三日。夫人只得閉靈止弔。原來這日。已傳揚到省會。先是省城隍廟。道紀司二雙日前。夢見本廟人役。紛紛嚷嚷。灑掃殿庭。整肅職事。竊問廊下一吏。說是甯海縣唐爺新陞了這裏省主城隍。二十二日辰時到任。醒來甚是驚異。及到二十二日五鼓時分。聽得遠遠响炮鳴金。鼓樂之聲。自遠而至。俄聞呵殿傳呼。至平明方寂。到二十四日申刻。已見甯海縣典史代行通報文書。并通稟事實到省。因此傳揚得無一處不知。督院晉公文密訪的實。定期親率同城僚屬。到城隍廟行香致祭。并勸僚屬各捐俸。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一〇



金重修廟貌。另塑金身。又諭登郡各屬。隨分助贖。送其靈柩。家眷回籍。一面委員看印。一面將唐公德政始末。具疏奏聞。後來旨勒封爲忠佑伯。春秋動帑致祭。屢著靈顯。這是後話不提。却說那侯公子。自從賈孫二人在青山拘得手之後。神鬼不知。大爲得計。後來聞官司捕緝了數月。沒有影響。也就漸漸忘記了。及聞唐公作故。沒了對頭。事主把案越放慢了。現今唐公家眷打聽得就要回籍。因想唐公已死。只有他母女兩個。若再去說親。肯了便罷。若說不肯。就強媒硬保。娶了他。也不怕他怎的。因與賈孫二人商量。他兩箇尋思了一回道。這事不妥。若再不成。倒有了形跡。况老爺現在這裏做官。強媒硬娶。如何使得。侯公子道。依你們說。難道竟罷了不成。孫業道。我到有一條妙計。只是少爺却在這裏住不得。須及早在老爺面前說個事候。



回家在路上只推有病慢慢破站前去。在那幾個荒僻去處。左近等
候。小的們再糾合了那幾個夥計。埋伏前途。關會停妥。就那裏劫奪
了他女兒上了車。軟騙不從。便用威力恐嚇。量一個嬌嫩女子。不怕
他不從。只是得他在五更起身。纔好行事。若是他在白日裏。一路這
事就不妥了。偷得天從人愿。得了手。小的們便先雇了船隻。待車子
一到。就上了船。那時甜言密語。把他哄上了道兒。回到府中。豈不是
一生受用。日後就是老爺知道。也只索罷了。候公子笑道。這條計。真
是妙計。只是須結果了他的纔好。省他告官告府。懇出事來。這件事
須要十分機密。若事成就。你們夥計。每人賞一百兩銀子。曹孫二人
道。都在小的們身上。少爺只顧放心。包管趁心滿意。明日只要少爺
賞我們每人一個老婆就是了。候公子道。府中有的。是頭略。隨你們。



每人挑娶一個便了。當下商量停妥。端打聽唐夫人起身日期。賈孫二人悄悄行事。這候公子就在父母面前。只說回家盤查留舖。就坐了自己車輛。心愛家人肥騾大馬。計日回家。這話暫且不提。却說這時倭首趙天王夫婦。結連海賊汪直徐海。分兵數十道。大舉入寇。江浙閩粵同時告警。官軍征剿。互有殺傷。無如這些侯寇。連年遭騷。路境熟悉。東進西退。出沒無常。沿海地方。大遭荼毒。就中單說這赤鳳兒。與就地滾郎。賽花夫婦。與海寇汪直的頭目。黎格盧龍。率領海賊倭奴數千之衆。直把松之華郡。亭金山。上海南匯等處。分立十餘屯。左出右入。夜劫宵攻。十分猖獗。楊舍參將耿自新都司。同知汪龍。嘉鎮中軍遊擊吳端等。屢戰不克。反被他暗通內線。裏應外合。攻破了金山。大肆殺掠。江蘇總制黃公。飛檄吳淞總鎮王嘉鎮。遊擊殷雄發。



兵應宜調回耿自新。在太倉防守。其時華氏夫人同在軍營。戎裝督戰。自成一隊。繡旗軍。都是強幹勇猛之士。連勝了倭奴數陣。自此乃倭寇。凡遇繡旗軍。不敢輕敵。且說就地滾江五。夫妻兩箇。佐赤鳳兒。在金山之鐵砂峽。青泥塢等處。分爲四屯。赤鳳兒居中。就地滾在左。耶賽花居右。與江直等諸屯。分爲四屯。赤鳳兒分爲犄角。欲把松郡王總兵駐兵花山。敵住汪直等。東西一路。正欲與殷雄合謀。分兵進勦。忽因抱病而止。却說華夫人在軍中。與殷雄計議道。此間數屯。惟倭婆赤鳳兒爲首。其兵甚銳。但倭奴輕身嗜利。恃衆少謀。須設計誘敵。破其首領一屯。則諸屯自然瓦解。然後與王褚二總兵。合力破勦。可獲全勝。殷將軍道。計將安出。華夫人道。可命軍士將膠泥做成元寶。外粘錫箔。用荊萋裝好。故叫顯露。上面插着軍餉紅旂。分做數十



扛挑勇壯軍士擗抬。故繞賊營經過。引誘倭奴前來劫奪。我軍在白沙河。四下蘆葦深處。用戰船三十號。藏精兵一千五百名在內。只聽號炮一響。齊出截殺。出其不意。可獲大勝。殷雄大喜。卽暗傳號令。依計而行。果然那砂鐵峽左屯。就地滾所領倭奴千餘。採見了這雪亮餉銀。如何不搶。唿啣一聲。蜂擬而至。衆軍士一見。吶聲喊。徹下銀扛。四散逃奔。這些倭奴。一齊上前。競相搶奪。正吵嚷間。忽聽一個號炮。從半空飛起。四下鼓聲如雷。殷雄與夫人。指揮這一千五百精兵。四下合圍攏來。大刀闊斧。儘力砍殺。這倭奴出其不意。驚惶亂竄。被官軍三停。殺却兩停。真是尸橫綠野。血染黃沙。殷雄與夫人得勝。遂分頭追殺。忽聽四下螺聲響起。却是赤鳳兒與郎賽花。率中右兩屯倭兵。前來救應。華夫人正遇赤鳳兒。舞雙刀殺至。夫人心中。暗想屢聽



說倭婆利害果然名不虛傳若殺得此婦去其元魁倭奴自然喪氣
遂提手中鐵心攢竹點銀鎗當心就刺赤鳳兒使雙刀架起好一場
廝殺一個是倭傳刀法光閃處不離肩領頭顱一個是仙人神鎗鋒
到處只在咽喉心坎戰到三十合上華氏夫人見赤鳳兒本事高強
心中定計虛幌一槍兜回馬就走赤鳳兒不捨拍馬趕來華夫人聽
得馬蹄將近猛翻身回馬一鎗赤鳳兒急躲閃時已將護肩金甲挑
去一片嚇得落荒而走華夫人大喝道賊婆娘往那裏走飛馬趕來
不防朗賽花領一枝倭兵從刺斜裏殺來救應見華夫人追趕赤鳳
兒甚緊便取一鐵彈板弓打來正中華夫人肩甲龍吞口鏡上當的
一聲打得粉碎華夫人吃了一驚兜住馬不趕這郎賽花也知道華
夫人利害不敢抵敵保着赤鳳兒飛馬逃去就地滾亦被殷雄殺敗



招呼敗殘倭寇。一齊奔走。殷雄與夫人率兵。正追殺間。忽聽前面螺聲大起。却是黎格盧龍。領數屯賊兵。前來救應。華氏夫人見衆寡不敵。且天色已晚。遂令鳴金收軍。那邊望見綵繡旌旗。也不敢前來了。殷雄傳令。後隊作前隊。緩緩退回大寨。這一場大戰。計斬倭寇一千三百餘級。一面關會王總兵。汪指揮。合兵會剿。一面捷報總制黃公。聞報大喜。卽檄殷雄署理參將。與各路官軍。會議進剿。其時浙閩等省。都有飛章奏聞。各處勝敗情形。將弁功罪。聽候旨意發落。這話表過不提。且說文進。自從在台庄與陶雲弟兄。別後回家。且值老母有病。朝夕侍奉。不敢出門。待得病體少好。已是冬月將盡。纔與老母說知。前日陶相公託我寄書。又與了盤費。必得往太倉去走一遭。一者全了信義。一來去見殷將軍。看看那邊光景如何。老母道。既如此。且



待交過春去。這寒天冷水。如何出門。況且我病纔好。萬一你到那裏。有些耽擱。大年節下。教我冷清清。如何過得。况聽得說。今倭寇正亂。叫我如何放心。武進是個孝子。見母親說了。便不敢再言。直到挨過了新正月日。纔與老母說知。要往太倉一走。老母再三叮囑。速去速回。我是風中之燭。朝不保暮的人。你且少耽擱。家中託哥子。武進照管自己。拴束包裹。藏好了陶雲的兩封書禮。帶了一個防身的銅鏈。星夜竟奔太倉。這時正是官兵與倭寇廝殺之時。道路十分防範。及到太倉。方知殷將軍與夫人。一同出兵去了。署內無人。心中納悶。只得來見知州成公。一直走進大堂。便有值堂人走過來。喝問。武進道。我是與原任山西典沃縣邢老爺送信來的。煩你通報一聲。你老爺就知道了。那衙役見有來歷。就說與宅門。往裏通報。成公聞是陶雲。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一八

寄書。便問是何等樣人。家人說是個青衣小帽的人。成公就叫引他進來。武進走到二堂。見成公便服。站在簷前。欲待上前叩見。成公扯住問道。這書陶老爺在那裏託寄來的。武進道。老爺只看了書便知。因向包裳內取出書來。遞與成公。拆開觀看。未及看完。連聲道。有罪得緊。不知就是足下。前者賤眷極承保全。心感不盡。幾次着人相訪。竟無下落。今得足下到來。實慰渴念。因拉武進到東書房內。先要拜謝。武進攙住。連道不敢。因各長揖坐下。成公將書看畢。使問足下。想是不曾相會。殷將軍。武進道。殷將軍原是同里相熟。今番與夫人都出兵去了。因此不得相會。說話之間。成公子出來拜謝。前日尊駕。勿勿別去。心上十分抱愧。後來又無處尋訪。至今耿耿在心。武進道。一時憤激。莫怪鹵莽。成公就叫備飯。因說足下有如此本領。目今用人。



之際。正好建功立業。豈可埋沒英雄。武進道。一向要授股將軍。圖個事業。只爲老母在堂。不敢遠出。此來又不得相逢。同書信。只好存在。老爺這裏。得便寄去也罷。成公道。足下何不往軍營去相會。我再修書一封去。必有濟遇。武進道去秋。只爲老母病。這封書直遲到如今。病體纔好。再三囑咐。不敢在外久羈。今日見過。就要告辭。成公聽說。知武進是個孝子。更加敬重道。雖然如此。也須款留數日。再作道理。自此成公父子。殷勤相待。一住五天。武進苦辭起身。成公見款留不住。因問明住址。倘有機會。卽當相聞。當送了白金百兩道。聊爲令堂甘旨之供。武進推辭不脫。只得謝了。卽拴束包裹起身。成公着役負送。成公子親送下船。格外又送了十兩盤費。鄭重而別。原來天數已定。人不能知。武進此番回去。頓教風木生悲。却使奸徒喪膽。正是爲



第三十九回 奉天旨縣令擢城隍 設巧計夫人斬倭寇 二〇

尋知己圖謀去。做出驚人事業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

却說武進自起身往太倉後。他母親舊病復發。武連着急。卽請醫調治。都不見效。到九天上竟作古了。幸得武進尙有存在家中。幾兩銀子。武連將來買棺盛殮。及武進回時。已是過了首七。武進哀慟欲絕。將成公所贈從俗禮懺盡。孝盡哀守靈過了斷七。就在祖坟安葬。舉武進自思。志愿未遂。老母又亡。如今孤單。獨自一事無成。終不然撐船過世。豈不惹人耻笑。因想知己難逢。不如去投陶家弟兄。圖個機會。總然無濟。習學些武藝也好。主意已定。家中本無可守。把房屋船隻。交托了哥哥照料。拴束隨身包裹。帶了防身銅鎚。卽日就道。星夜奔沂水而來。於路無話。不日間到了尙義村。訪至章宅。進門遇見一



個老人家。從內出來。武進便問府上有一位陶姑爺。可在麼。家人道。陶姑爺。如今進京去了。武進道。他從幾時進京的。家人道。他上年九月內在這裏完了姻。十一月裏就進京去了。武進道。他既然進京。可知他寓在何處。家人道。他的哥哥陶老爺在京補官。都在內閣中書。邢老爺那邊同寓。如今邢老爺把我家老爺同陶姑爺都在萬歲面前保舉了。十來日前。有部文轉到本縣來。催過我家老爺起身。也進京去了。你若尋他。只到邢中書老爺的寓所去尋。就有下落。武進聽了。躊躇了半晌。心中想道。這番又來得不奏巧。欲待回家。實是敗興。幸喜身邊還有盤費。不若進京走遭。看看光景也好。立定主意。與老人家拱手作別。取路竟奔都門。這話暫停。且說唐夫人母女自從王公歸天後。省城各衙門。并各府州縣。各有差人來弔奠送賻儀的。



紛紛不一。惟文登路縣公是同鄉同年。又同寅好。親來弔慰。并送贖儀五十金。唐夫人推辭不得。一一收領。凡是來差。都着家人款待。不在話下。擇定三月初三日。起身回籍。先着家人唐謹。到省城督藩臬憲。并本府道衙門。都遞了報明回籍。懇求嚴緝劫盜的狀子。惟督藩兩憲。傳唐謹當面吩咐。拜上你主母。到家卽送補繳借項要緊。唐謹稟說。小的主人正月初就端差回家取銀申繳。想此時已經歸款的了。小的主母。只求大老爺行文嚴緝盜賊。兩憲都一般吩咐你去稟復主母。我這裏獲盜追贓後。移文浙省。喚你家主領取。唐謹叩頭謝了。回縣稟復夫人。就雇了三輛大車。十六名長夫。扛擡靈柩。到起身這日。百姓香花燈燭。設祭者何止百十處。男女百姓。執香哭送者。何止數千人。唐夫人吩咐家人。再三阻謝。內中有送五里十里。至二三



第四十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

四

十里者不等。惟書役人等直送至交界纔回。這話表過不提。且說唐夫人自起身以來。日暖風和。一路無阻。這日是個大站。未交五鼓。卽起身。行到了嶧縣所管內。轆轤彎。却是個多見樹木。少見人煙的去處。此時東方未白。只有星光車上掛着燈籠。正行走間。忽聽樹林中一聲吶喊。殺出五七個強人。用紅土塗面。手中都執着雪亮的鋼刀。大喝道。留下買路錢。放你過去。沒有時。把個人留做當頭。那些車夫抬夫。嚇得撇下棺車。四散逃躲。唐謹在車上抖戰戰道。我們是主人死了。陪棺木回籍的。並沒有甚麼銀錢。當頭一個強盜喝道。問這廝作甚。只問他主人婆。在那個車上。唐夫人母女在車中嚇得渾身抖作聲不得。那強盜正待往車上來揪住。只聽得平空裏霹靂般一聲喊道。好大膽的強盜。敢在大路上打劫。說得遲。來得快。手起一劍。正



打中二個強盜頂門。鎚重力大。却把頭都打到項子裏去。隨即奪過那口刀來。更有兩個強盜。舉刀來砍。被那漢左手用鎚逼開刀。右脚飛起。早踢着那賊手腕。把那賊手中這口刀直飛起半空裏去。時待逃奔。被那漢手起處。連肩夾臂。砍翻在地。那幾個都待要逃走。被趕上一個。照背心一銅鎚打倒。用腳踏住。問道。你這廝叫甚麼名字。那賊口吐鮮血。掙命叫道。小的不曾劫了物件。只求老爺饒了狗命。那漢大笑道。諒你這鼠賊。也不值我一刀。但饒了你這廝。恐日後還要做賊。且與你留做記認。即提起耳朵。割下一隻。那賊忍痛爬起。就跑。這邊家人車抬夫等。見殺死強盜。都走出來。望那漢羅拜在地。願求姓名。那漢道。我是路見不平。保全了你們。你們可速急離此。免得耽誤行程。我是往京都訪人去了。唐夫人在車上道。多感義士垂救。愿



聞姓氏住居。日後當圖報答。那漢道。我便叫武進。你們却是往那裏去的。唐謹道。主人姓唐。是海寧縣知縣。在任沒了。如今夫人小姐。搬靈柩回湖州原籍去的。唐夫人又道。拜託義士到京都時。順便與我女婿內閣中書邢秀通個口信。說我們蒙義士答救。已回家去了。武進聽說驚喜道。原來就是唐夫人。我去年同陶三相公會到府上。邢老夫人也曾見過我。如今正要往那老爺那裏去。不必再囑了。說畢。把手一拱道。趁此時無人行走。你們快些趕路。我是去了。轉眼之間。已是去遠。這邊衆人脫却此難。恐天明有人查問。耽擱行程。三輛大車。趕起牲口。十六名抬夫。抬起靈柩。如飛而去。也不管脚步高低。也不顧路途險要。如有神助一般。不上半個時辰。却已離轆轤彎三十餘里。東方纔白。且不說唐夫人脫難回家。却說這夥強盜。就是賈孫



二人結夥所扮。也是他惡貫滿盈。被武進起手打破頭腦的。正是侯公子。砍死的。却是孫業。這割去耳朵。打得吐血的。便是賈何。那個糾來的。見勢頭兇很。都狼奔鼠竄而逃。把一輛車子。還在一里路外幽僻之處。着一個家人看守。這賈何掩着耳朵。跑到那里。聽得這邊已遠。寂無音響。因與那家人說知。公子已經打死。孫業被殺。衆人已逃。再過一回。有人行走盤問出來。禍事不小。這賈何人急計生。與那家人商量。把車上行李。抖得紛亂。皮箱銅鎖。故意扭落。把車却使到行劫之處。只說是被強盜打劫。與他對敵。致公子被他打死。幸遇大隊客商到來。把強盜驚散。箱內銀兩。各取兩包。放在自己包裹內。只說被強盜搶去。有誰查賬。報了官府。憑他去捉拿強盜。再不疑到我們身上。各人算計已定。如法而行。即到前途報了地方鄉保。同往縣中。



稟報官。知是現任道台公子。事關重大。立刻到該處驗尸。吩咐賈何。棺木盛殮。公子并家丁孫業。一面通報各憲。一面出著懸賞。勒限緝拏。這賈何。正以爲得計。誰知到第三日上。白日裏見侯公子。同孫業。渾身血污。被鬼卒鎖着來。要他同去。唬得賈何。坐立不安。十分担着。憂急。這候公子。被武進打死。這纔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侯公子空。相思了一場。只落得害人自害。後來侯巡道得了兇信。又聞邢公子。特恩超用的信息。一氣一驚。成了大病。卽請告休回籍。在半路上。白日裏分明見唐公金冠紅袍。數責他縱子爲盜的許多過惡。今得保全首領。便是你萬幸。侯子傑至此。纔知都是兒子所幹的事。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這是侯巡按結局的後話。表過不提。言歸正傳。且說這倭寇。連年搔擾沿海郡縣。攻襲城池。殺掠屯鎮。官無甯咎。民不




聊生。倘若官軍失利。則兇焰愈熾。少有不和。便潛道出海。分屯附近島嶼。乘間劫掠。莫奈伊何。且有內地奸線。勾通外應。因此官兵每至失利。這番自去冬及今。倭奴海寇結連。分數十道入寇。震動三省。官軍征勦。互有殺傷。幸有殷雄與夫人。這場大捷。倭寇兇鋒略戢。其時三省督撫。俱有飛章申奏。嘉靖皇上震怒。御筆親書了一道詔旨。申飭各省總制督撫。調度失宜。大小將弁。懦怯不振。以致海隅醜類。屢年肆擾。虛費軍儲。不能殲滅。前謂招募勇壯。三年以來。除官授職者。不少。查建功名知者。惟王邦直殷雄兩人而已。其餘湮沒無聞。可見皆循情濫錄。並無真才實學之人。虛冒軍功。毫無實効。着將從前授充武勇。已授官隸者。嚴加考察。虛冒者。盡行裁汰。不得循私。自詒伊戚。古者立賢無方。今不論內外大小文武各官。有能深悉勦賊機宜。



者許卽盡情條奏。凡有親知灼見之真才實學。無論親疎。許據實保舉。朕當親試錄用。庶草莽英俊。不致埋沒。協力同謀。殲除醜類。以副朕望。咸宜欽此。這道詔旨下來。旬日間。在京雖有幾位朝官條奏。都是泛言。大概不切實用。內外惟中書邢秀。共保六人而已。當着內閣瞭如指掌。天顏大喜。卽日便殿一一試問。邢秀遂條逐款奏對。明晰大愜聖意。邢秀又面奏臣有契厚武勇。胆略出羣者。二十二人。一是山東沂水縣武舉章士奇。一是江西吉水縣武生陶電。二人與臣原有瓜葛。深知其能。今章士奇尙在原籍。陶電現在臣寓所。臣遵旨。不避親疎之嫌。冒昧陳奏。伏乞聖恩。召試以辨優劣。當蒙濫諭。允准原來這保舉一事。因旨意嚴切。要親加考試。誰敢保舉。因此旬日之間。應詔保舉者。只有四人。連邢秀共保六人而已。當着內閣傳旨。所舉



在京武士五名。於三月初三日。在平臺御試。其在外省保舉者。限期三月二十五日。赴兵部投報。各各須填名具奏。候驗考試。旨意一下。這在京五名。就是北直郭紹汾。山西龍韜。陳松岩。山東高車。江西陶電。都準備。至期考試。原來陶電。是上年十一月進京相會。邢秀與長兄。同在一房居住。如今邢秀面奏保舉。陶電在寓。尙未得知。及邢秀朝舉不實之議。邢秀道。三哥本領。弟深知灼見。何必過謙。如今急須準備本身服色。以便朝見。當下弟兄們。卽行料理。到了三月三日。平明時分。皇上駕幸平台。各官隨駕五車。都督府。并御營都指揮衙門。各官俱全裝貫甲。率領三千御林軍士。明盔亮甲。兵分八隊。旗列五方。擺成陣勢。環繞平臺。兵部官傳旨。引五名武士。到台下朝見。鴻臚寺官。逐一唱名。各武士按名答應。跪奏姓名年歲。鄉貫履歷畢。皇上



龍目展着。內中只陳松岩。係長瘦身材。論年齒。只郭紹汾。三十有六。餘皆不出三十。惟陶電年齒最小。相貌超羣。皇上暗喜。傳旨各給戎裝。隨挑御營訓練馬匹。先試騎射。所用弓刀重輕。在監箭指揮處。報名領取。射畢。陳奏各人遵旨。自去裝束。旨意一下。馳道上早列出三座綵牌坊。各懸碗口大小綵毬。一個射中者。鳴鼓一通。各派官員監看。當下車中。奏過三通鼓樂。寂靜無聲。平臺前面。兩邊站着五軍左右。都督手執令旗。傳旨。意按名騎射。臺上青旗招動。早見對面東隊裏。郭紹汾縱馬飛出。拈弓搭箭。正待射時。誰知那馬快劣異常。早飛過第一座綵坊。不及發箭。轉眼到第二坊。覷得親切。一箭正中綵毬。鼓聲未止。馬已驟過第三坊。郭紹汾扭轉身軀。背射一箭。却從綵毬邊經過。皇上在御座。看得分明。略點了一點頭。以次便是龍韜陳松



岩各中二箭。高卓只中了一箭。末後却是陶電飛馬而出一連三箭齊齊射在球中。上面鼓聲連絡不絕。皇大喜道了一聲好。各官暗暗喝來。騎射畢。傳旨令試步箭。却早在五十步外。列着一座綵坊。正中間用銅索懸着一個。不及一尺大的七層皮鼓子。上下左右四個綠圈。正中一點腓紅。只有杯口大小。郭紹汾等四人都用硬弓。依次較射。惟松岩郭紹汾皆中兩箭。龍韜高卓各中一箭。却都在綠圈左。右末後陶電跪奏。臣所用係八石鐵胎弓。發箭較遠。伏乞將箭坊更移遠三十步。當下傳旨准移。至八十步上。其時隨駕各官都暗道。這後生中了三條馬箭。便如此誇口。足見少年好狂。只怕未必能中的吧。正所謂自取其禍。那知曉這日陶電賣弄精神。總然弓力到得八十步上。也難保必中。倘若射不着時。豈不自討沒趣。有的想道。他必



第四十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

一四

定有這個本事。纔敢誇口。不然。在皇上面前。豈是兒戲的。各人心上。議論不一。卽皇上意中。亦恐其不能必中。但能拉此硬弓。射得到時。亦是難得。却說陶電。難者不慣。慣者不難。拈弓搭箭。使出二尖六靠。四平八穩的肩架。弓開滿月。箭發流星。弦響處。這枝箭正中在紅心眼裏。滿營將士。無不吐舌。陶電又搭上第二枝箭。拉滿弓。觀得親切。颼的一聲。這箭連第一枝箭。一齊透出紅心而去。這第三枝箭。陶電賣個手段。將銅索射斷。掉下鼓子。皇上在御座。哈哈大笑。道。真當今之養由基也。各官絕早跪賀。步騎畢傳旨。令五名武士。乘騎各取平日擅長兵器。仍依次出馬。合各箭將弁軍士。有敢與武士比較武藝者。在軍政司報名。出陣比較優劣。不得傷殘性命。但聞鳴金。卽便住手。旨意一下。立命五哨御營將士。盡知凡有本事者。俱想在皇上面。



前施逞只聽得軍中又奏了三通鼓樂。左右都督將令旗一招郭紹汾頂盔貫甲。早從旗門下橫刀縱馬而出。大叫遵旨比較武藝。有能者請出一較。說聲未絕。早見左軍隊裏一將提刀拍馬來迎。却是御營左哨團練使雷應春。當下兩騎戰馬咆哮。兩口寶刀飛舞。戰到三十回合。不分勝敗。早聽鳴金。便放手回陣。第四名高卓使一枝方天畫戟。早縱馬出陣。這邊中軍隊裏飛出一將。却是後軍都督左哨護軍使尹政。使雙鐵戟。縱五花馬。飛躍來迎戰。到四十合上。高卓戟法漸亂。早聽鳴金住手。門旗開處。却見陶電金冠抹額。鱗甲錦袍。橫丈八渾鐵蛇矛。按轡而出。早見北陣裏鼓聲響處。一騎潑墨馬。一條渾鐵槍。如一片烏雲捲地而來。却是後軍都督掠陣使袁立。這人生得鐵面虬髯。綽號賽桓侯。崑精蛇矛。稱營中獨步。其時衆將推他來敵。



第四十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

一六

陶電。陶電見來將威猛。欠身道。新進與前輩比較。幸恕無禮。袁立睜眼道。你但有本事。只管使來。說畢。分心就刺。陶電說聲得罪。把手中鎗架住。原來這袁立。使出梨花鎗法。真如瑞雪紛飄。梨花亂落。陶電識得此路鎗法。暗道此人狂率無禮。若遇章叔父必定叫他帶傷。因隨他賣弄。只是遮攔架隔。直待使到分際處。建一鎗名爲透心寒。陶電纔把手中鎗掣回。用力一擺蕩。起一個車輪大小的花頭。早把袁立的鎗撥離手。有六七丈遠。嚇得袁立幾乎墜馬。伏鞍而回。陶電笑道。有罪了。只見各隊將士無不縮頸吐舌。皇上看得明白。心中大喜。即將陶電宣上平台。賜錦袍二領。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日後有功。另行陞賞。郭紹汾等四名。各授守備職銜。候旨分發。陶電等謝恩而退。皇上回鑾。各官將士護從。依次而散。却說陶電回寓。陶雲邢秀



早已得知。十切歡喜。都道。不日定有恩旨下來。必然有勳倭之舉。當日三人共叙暢飲。場中考試之事。不覺又過一朝。次日平明。皇上登殿。百官朝見畢。卽宣中書邢秀上殿。面諭卿家青年歷練。才識兼優。保舉得人。大慰朕望。昨觀卿十二策。足可掃除醜類。以卿公忠。不必回避原籍。今授卿爲江浙兩者巡海副都御史。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自總兵以下。悉聽調度。務期尅日肅清海宇。以副朕望。陶電等五名。卽帶往軍營。量才委用。中書事務。交卸明白。五日內。卽馳驛前往。會同江浙總制巡撫。便宜進勦。邢秀得旨。又奏道。臣以一介小臣。自慚鄙陋。乃蒙聖恩。不次之擢。委以封疆重任。敢不殫心竭力。仰報天恩。指揮陶電。係臣保舉。又屬瓜葛。若交臣調用。未免步嫌。仰乞天恩。另賜委用。當蒙准奏。陶電着卽帶往吳淞。交與王燭差委。當卽賜以勅。



第四十回 貪美色狹路喪兇徒 重英豪平臺試武士

一八

書寶劍。邢秀跪領。三呼九叩謝恩而退。皇上回宮。百官朝散。此番有分教。倭氣消滅。海宇清甯。正是只憑才藝能超衆。何患聲名不遠揚。要知邢秀奇策平倭。中原健兒與倭寇血戰。爲國立功。爲民族爭光。且看下回分講。



第四十一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却說邢中書當日領了勅劍謝恩出朝。五府六部誰不與他道喜。只因限期急促。回寓後去見內閣程公。叩請方略。程公道。年兄之才幹。老夫盡知。但軍務中須恩威並濟。我看年兄諸凡寬大。固是盛德。但在英年。恐人多易視。唐時郭李二公。一寬一嚴。願年兄兼而有之。爲妙。倭寇肆擾連年。深勞聖慮。前差趙工部視師。竟毫無實際。此番年兄領茲重任。必當尅日肅清海寇。以報聖恩。老夫當拭目而待。閣中之事。老夫當另委幹員代理。不必掛心。邢秀道。太老師之言。當銘諸肺腑。還有一事稟懇。今有原任山西曲沃縣知縣陶雲。丁艱服滿。於上年九月內到部候補。現與門下同寓。今有胞弟陶電。已蒙聖恩授



第四十一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二

與副指揮職銜帶往江南効用。他弟兄俱係寒士，求大老師垂恩，噓
值。俾得早補地方，感戴不淺。程公道：「既如此，這月有缺，卽補他便了。」
當下邢秀叩謝，稟辭回寓。卽與陶雲說知，此月便可准補，但不知缺
分如何。陶雲道：「多承賢弟美意，但得早補地方，也就好了。」一面與陶
電料理行裝。各官餞送者，一概辭謝。知會電紹汾等四人，初十日率
領陛辭。皇上特賜御酒三杯，着內官四員，郊送十里。當卽謝恩，起馬
文武官員相送者夾道。家丁背着勅書寶劍，龍韜高卓，與總管王機
前路先行。陶電與郭紹汾、陳松岩，連騎在後。是日惟陶雲直送出城
外三十里而別，且不表。邢御史奉命征倭，却說武進自救了王夫人。
便星夜進京。這日到了德州所轄的一個宿站地方，日色將西，只見
沿路有許多職事人役，往來不絕。武進就在南鎮梢頭，下了一個小



店問那店主人。說是本州官府。都在這裏伺候迎接欽差的。也就到了。又問不知是姓甚麼欽差。店主人道。是個內閣中書。特旨放了巡海御史。賜他上方寶劍。那一個官。敢不奉承他。武進聽說是內閣中書。因問這御史。不姓邢麼。是那裏人。店主人道。姓邢。是南隸人。如今還管着本省地方哩。武進聽了心中暗喜道。我正要去找他。却好在這裏遇着。不問時。險些兒錯過。但如今他是個欽差大臣。我如何好輕易去見他。又不知陶家弟兄兩位下落。想了一回。反覺納悶。又想道。我與他丈母報信。諒也無妨。總然他不理我。也沒我的不是。且好探問陶三爺的下落。正躊躇間。只聽上碼頭三聲大炮。說是欽差已到。武進便將包裹。交與店主人道。我去那頭看看熱鬧。便回說畢。就一直走到了鎮梢頭。却見有數處公館。門上都掛着燈綵。中間一座



第四十一回 重熙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四

大公館懸燈結綵。門口人役擁擠不開。武進在外站邊。住觀看了一回。只見內邊本地官員。都稟見了出來。紛紛散去。末後又有四位軍官出來。便有人役接着。請入公館去了。武進諒得裏邊事畢。卽走入公館門來。便有人役上前攔阻。喝問武進道。我是來與大老爺報家信的。煩你們轉稟一聲。內有一個老成些的人役。上前問道。你果真是與大老爺報家信的。便好與你傳稟。倘有虛冒。這所在性命相關。不是當兒戲的。武進笑道。我並無虛冒。你請放心。那這人役聽得這話。又問了姓名。纔往側門傳稟。少刻見一位軍官出來。武進看時。正是陶電。便道。三爺原來也在這裏。陶電見了武進。大喜道。你如何到此。武進因將大概說了一遍。陶電甚喜。向武進低聲道。此來甚好。省得我差人尋你。但是只邢爺。如今是欽命大臣。相見不便。爲禮。足下



且在此少坐。我先與你道達。果然後相見。武進道是當下陶電進來。與邢御史道。適纔來的。正是去年與我保護成公家眷的武進。今特地進京尋我。欲圖些事業。不想在路上又救了令岳母唐夫人的急難。因再三託他順寄一封信到來。只是布衣微末。不便進見。邢御史聽了。驚訝道。前在東督本章上。見岳父在任病故。痛念不已。正要差往登州。探問岳母信息。恰恰正在奉命之時。不遑及此。如今他來得正好。不知在路上如何相就。快些請他進來。問個詳細。況且他是有恩義的人。豈可以官禮相拘。因卽着唐僕相請。邢御史在階前立候。少刻武進到來。便要叩見。邢御史扶起道。足下且不爲禮。因問路上如何得舍親。武進便將從去秋同陶三爺在府。見過太夫人。蒙恩優待。後與陶爺寄書往太倉。不曾見得殷將軍。只見了成老爺。將書



交明回來。就到沂水尋陶三爺。欲圖個事業。不想到了章府。他家人說。章爺是大老爺保舉。兩日前已進京去了。因此小人一直趕進京來。這日五更時分。走到轆轤灣地方。遇着一夥強盜打劫客車。一時氣忿。殺死兩盜。拏住一個。恐要送官累住身子。因割下一耳。放他去了。不想却是唐老爺靈柩返家。因此唐夫人叫我寄一個口信。與大老爺。他們已是回南去了。那時因天尙昏黑。沒有行人知覺。已催他們趕車速走。免得耽擱。小人也怕有累星。夜前行。不想却在這裏遇着那御史聽了大喜。對陶電道。若無義士。豈不是一場大禍。只可惜義士行路心切。不然。拏住那賊報官。到是一場大功。豈不與殷將軍一般了。陶電道。若不遇成公的力荐。和那操江的愛才。也不過請賞而已。那御史當下請武進。在客堂坐話。武進再三不敢。那御史道。足



下乃重義之士。不必過拘武進。只得告罪坐下。邢御史道：「日前足下已到過湖村。見過老母。今欲寄家書一封。再託足下往湖郡一行。討過回覆。卽轉江南。在行館相會。那時便可隨時立功。以成足下志願如何。」武進大喜道：「將來隨鞭執鐙。總在恩庇之下了。」邢御史富就燈下寫了一封備細家書。陶電也寫了一封。與邢夫人請安的話。一封通知章宅書。邢御史叫唐樸取出三十兩銀子。連書遞與武進道：「千金之託。幸祈速去。速來。萬勿耽閣。」武進領了銀書。卽叩辭起身。邢御史送出階前而止。陶電便同出外邊道：「先懇足下順道到章宅。與了這封書。卽往湖郡。討了回書。速速轉來。如今正是立功之秋。不可自誤。武進應諾。卽叩辭。連夜而去。不提。邢御史自武進去後。便把記念唐夫人。并家中的心事放下。因與陶電託筆。據章公已先兩日起身。



如何不得相會。莫非又往他處。還不會到都。陶電道。或者是途中相阻。亦未可知。總在月盡邊。自有京報。自此二人於路。只計議征倭機要。表過不提。却說章公。自被本府縣官奉大憲令。催促起身。一路行來。見各尖宿站頭地方官。都備辦公館。聽說邢中書特旨。放了巡海御史。卽於初十日出京。章公自思。他是欽命大臣。沿途都有官員迎送。相會不便。且恐招謠。有涉嫌疑。因吩咐章貴。連夜繞小道悄悄過去。竟往都城。問到邢中書原寓相會了。陶雲各道別來情況。纔知陶電特授了指揮。同往江南。心下甚喜。次日專往兵部。投了本省督院咨文。回寓聽候。原來此番外省保舉。只有山西巡撫保舉武生一名。趙杰。直隸提學道保舉武士一名。朱甯。連章公只有三人。到京投文候旨。皇上見保舉寥寥。聖心不悅。這日傳旨。着御前指揮使帶



領他這三名武士在虎園考試。是日只有御前帶刀指揮并統領御林軍將弁等隨駕傳旨。先試三尺騎射。令於道旁立二三丈高竿。中間用一小橫竿。取西川紅棉戰袍一領。折作數疊。用綵繩懸於橫竿之上。離地約有二丈。如能射斷綵繩。袍落者。取爲一等。卽以此袍賜之。倘有射於橫竿之上者。次之。射中大竿與戰袍者。又次之。令武士御營訓練馬匹。許先於馳道試馳二次。以識馬力。旨意一下。頃刻俱備。章士奇等三人。俱武巾箭衣。各取越手弓箭。扳鞍上馬。在馳道上。馳驟了兩遍。看得竿繩親切。先是章士奇。從馳道盡頭。彎弓躍馬。加上一鞭。那馬如飛。將到竿下。章士奇纔搭上箭時。這馬已馳過竿一箭來遠。章士奇翻身扭回馬頭。覷得親切。喝聲着。弓弦響處。那箭正中橫竿。連綵繩射斷。落袍於地。這馬已至御台前。章士奇兜回馬。復



至竿去。取了錦袍。到御臺之下叩頭。皇上見章士奇。狀貌非常。天顏甚喜。隨傳旨另取一袍。懸掛如式。趙杰驟馬先射一箭。却在橫竿之上。末後朱甯馳射一箭。却射中錦袍。那箭貫袍而過。皇上見了笑道。也算合式。傳旨各賜綵錦袍一領。二人謝恩畢。當又傳旨問三人誰能鬥虎者。即授與御前指揮之職。當下惟章士奇答應能鬥。原來這圈中豢養之虎。皇上暇日。今武勇之士相鬥取樂。今忽傳旨試問。這趙杰朱甯。俱未曾經過。不敢答應。章公自諒一虎之力。尙可制取。因此答應。此當傳旨。令御營鬥虎武勇各執兵器圍繞。一者恐防虎逸。二者恐武士不能制取。有傷性命。就便刺死。當下章士奇取一枝渾鐵齊眉殺虎短槍。來迎這虎。原來這虎久困在圈。不能舒展。今放出圈外。把頭搖了一搖。打一個欠神。把尾一剪。將兩前爪踞地。大吼。



了一聲。便縱有八九尺高。平空照章士奇撲來。章士奇不慌不忙。就他撲來之勢。看得親切。把槍向虎頭下迎着。用一攬。把這虎撩去。有丈餘遠。近原來這槍。却從項下直透出頸上。鮮血迸流。已是不動彈了。皇上看見大喜道。雖然胆勇可嘉。只是未曾鬥得着。另放一虎。與他來鬥一回。當時遵旨。又放出一虎。比前更大。章士奇既殺一虎。想來不過如此。便放胆來鬥。這虎一出圈來。把渾身一抖。搖頭剪尾。大吼一聲。把前爪踞伸。欲自往後一縮。作勢往前。一躍離地。有丈餘高。直望章士奇撲來。章士奇將身一閃。早縱在虎後。把鐵槍在虎後腿。上得力一掃。那虎負痛。回過身來。又吼了一聲。託地一躍。又撲將過來。章士奇却閃在一傍。把槍桿向虎前爪橫掃過去。却掃着左腿。豁喇一聲。把鎗桿打成兩截。那虎兩撲不着。威勢已滅。且前後腿着了。



第四十一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一一二

兩下。負痛一吼。却待奔走。被章士奇乘勢趕上。兩手抓住花項皮。儘力一按。把虎頭直接在地上。又把左脚踏住虎項。掣出右拳。在虎肋上連打了十數拳。那虎口鼻內。早冒出血來。掙扎不動。章士奇把手放開。那虎喘息一回。纔待掙扎起來。又被章公在軟腰內。用一脚踉踉倒地。再不動了。皇上大喜道。果是神勇。隨駕將士。無不暗暗喝彩。當時宣上台來。問道。卿有此技勇。如何會試不中。章士奇奏道。臣因老母年高。已三科不曾會試。皇上道。若非那卿保舉。幾至埋沒英雄。今東南倭寇肆擾。若將弁俱得如卿。何愁不能殲滅。今須努力東南。俟海域清甯。遂當甯卿孝養之志。當授御前都指揮之職銜。賜柳葉金甲一付。章士奇謝恩下台。趙杰朱甯。又考試了一回武藝。雖不能格鬥猛虎。本身武藝尙精。俱授與千戶之職。卽着吏兵二部。速查江



浙兩省。有何將弁缺出。當時遵旨查復。有江南狼山營都使同知六安營中軍守備。浙直金衢衛都指揮。現在未補。當即傳旨。章士奇以御前都指揮。實授金衢衛都指揮使。即隨軍營進勦。三日內起程。趙杰朱甯即給筭着往閩省。交總兵戚繼光軍前委用。有功即補。章士奇等一同謝恩而退。皇上回宮。次日頒一道旨意。大概說此番特旨令各官保舉武勇。今內外只寥寥數人。可見從前所募勇壯。俱係狗私濫用。並無真實才勇。可知安望其奏功效力。若能盡如邢秀所舉陶電章士奇等人。方皆稱武勇之實。今朕已不次擢用。其從前外省濫充無能者。着該總制督撫操江。嚴行裁汰。毋得虛糜廩祿。並着御史邢秀就近查參。毋再徇情。自干罪戾。咸宜欽此。這一道旨意下來。不待御史下臨。這些武勇自行告退。并裁汰者江浙閩三省共九十



餘名自此行伍。盡皆整肅。且說章公授職回寓。因掛了御前都指揮的銜。就有許多御林弁兵。到來恭叩。不在言表。陶雲恭賀道。此番太親翁。纔得少展宏猷。章公道。雖蒙聖恩。實慚鄙陋。惟恐老母年高。兒子幼小。家間無人照料。浙省雖不甚遠。但軍旅之事。難免兩地掛心。陶雲道。太夫人精神矍鑠。祿壽未央。毋須遠念。但愿早清海寇。便好迎養衙所。共享太平之福。姻晚已蒙內閣程公見允。此月內諒亦得補。但得同在一方。便是萬幸。章公道。若得補在浙屬地方。便可仰仗照料。此時章公。係是奉特旨進勦之員。欽限不敢遲延。即日整頓行裝。關會趙朱二千戶。至第三日早朝。同在午門謝恩辭闕。且不說趙朱二戶。前往閩省建功之事。却說章公辭闕回寓。隨即起身。御林將弁相送者紛紛不一。惟陶雲遠送郊外。而回章公。星夜兼程到家。只



耽擱了一天。拜別老母。帶了章貴。星飛赴浙。其時江浙兩省。倭寇方張。各路官軍。議守論戰。號令不一。及聞得邢御史十分嚴肅。各營將弁。自總鎮以下。莫不凜然。整飭戎行。因此軍威大振。只候調度。進勦立功。且按下不提。却說俞俊卿。自從那年隨金公到庾縣。一年有餘。因金公不勝繁劇。調了崇仁縣。簡缺。其時俞公已知殷雄做了太倉遊擊。心中甚喜。及到崇仁後。又接着了陶雲。在南昌所寄之書。知女兒未死。現在陶家。又驚又喜。恨不得即時見面。金振玉母子婆媳也。多歡喜道。天地間果有這樣奇事。此時金公已告病乞休。上司允准。正在委員交代。俞公急欲去見女兒。只得先辭了金公。并岳母舅子。雇了一隻小快船。趕到吉水。問至陶宅。正與陶霖會着。道其來意。此時俞公已是鬚髮皓然。陶霖知是雪妹的父親。便相邀到中堂坐下。



往裏說知。雪姐聽說父親到來。三步做兩步。走出前堂。一見面。正是隔世重逢。父女抱住。大哭一場。其時陶老夫人。婆媳。都已出來勸住。纔含淚拜見。後雪姐一位位指與父親說知。俞公先向陶霖拜謝。然後都相見了。一同坐下。敘說數年往事。只因前日陶雲所寄之書。不過言其大概。未曾細說。被騙情由。如今一一說來。真有千磨百折。生死的緣由。一日三秋別離的情況。俞公聽了。又哭。哭了。又聽。後來陶母。說到姑娘與邢公子。已許下婚姻的事。如今女婿。是特旨放的中書了。俞公道。這事在衙門間。已看見邸報。却不知女兒有婚姻之訂也。只是當初何不竟完了婚事。陶夫人因說起陶公顯靈的話來。因此大家。一來信了這話。二來不曾見得親家。况邢夫人。又在客邊。大家都不敢作主。前年三小兒送姑娘回江南。因親家不在。只得同了。



回來。還有那夫人家的一個老阿姆。同姑娘在這裏作伴。如今三小兒已往章宅就親。大兒子進京候補。早晚望信回來。便知分曉。俞公道。小女再生。已是親母的女兒。何必問我。陶老夫人道。這都是在山東章宅的話。連我也是過後方知。如今若果應先夫的話。將來還要章公作伐。纔得完姻。親家且寬心在這裏住着。將來自自有下落。俞公又對女兒道。日前害你乾娘的強徒。既有姓名。人家便不難根究。但尋着那曹二府。也就有着落了。况你殷家哥哥。已承繼與我爲子。兩次寄書與我。如今又娶了媳婦。說他地方臨海。因倭寇未平。不敢接我前去。前日報上。又見他陞了松江府城守營叅將。官已大了。天網恢恢。將來或可報此大仇。也未可知。雪姐道。這班兇徒。如今不知死活。須得活捉住他。斬頭瀝血。祭奠乾娘。纔出這口惡氣。如今聽得倭



第四十一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一八

奴正在作亂。只恐外婆一家門回去。路上耽心。俞公道。如今只有蘇松嘉湖一帶緊要。他們從長江回南直。却無妨事。雪姐道。爹爹且在這裏。耐心住下。等兩個哥哥有信回來。便見下落。當日陶霖備飯。便款待俞公。見陶家一門。都以至親相待。心下甚是歡喜。次日又設席接風。俞公自此就在舖中幫陶霖照料生意。帳目十分相得。時光迅速。過了殘冬。又早是三春暮景。這日本縣差吏員送一本報來道喜。却是內閣中書邢秀奉特旨陞授巡海御史。賜尙方劍。巡視江浙。征勦倭寇。保舉武生陶電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賜錦袍一襲。同往南直交總制差委。俞公和陶霖看了。笑逐顏開。滿心歡喜。款待來吏。回帖謝了縣尊。就到裏面與陶老夫人說知。大家俱各歡喜無限。陶老夫人對俞公道。一人有福。帶着滿屋。如今三小兒已沾了令壻的



光了。俞公道：親母怎說這話！如今却是親母的令婿，不是我的了。大家說說笑笑。惟有這兩個嫂子，你一句，我一句，說小姑如今是一品夫人，就要戴鳳冠，穿霞帔了。說得雪姐臉上紅了白，白了紅，又歡喜，又羞澀，做聲不得。陶母笑對俞公道：你姑嫂們沒一日不取笑作耍的。且是十分親熱，一刻也走不開。俞公道：至親骨肉，原該如此。自此一門歡樂，不覺到了四月下旬。這日忽聽得門外一片鑼聲响亮，大家吃驚不小，有分教：恩從日下，福自天來。正是：重生再令人間少，異姓逾親世上難。要知生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重恩義客裏寄雙魚 展雄威御前殺二虎



第四十二回

邢御史遣將救吳門

陶副總統兵誅海寇

却說這日一片鑼聲。却是京報報來。報單上寫着貴府太爺諱雲。奉旨補授江南松江府奉賢縣正堂。俞公對陶霖道。却好與小兒同在一處。實是難得。當下款待報子酒飯。賞賜起身。俞公隨與陶母道喜。說道奉賢縣是個美缺。只是如今倭寇作亂。那裏正當沿海要地。却好與雄兒同事一方。他們是患難弟兄。自然十分關切。況如今邢郎與三相公都聚在一處。真是天大的喜事。我如今即欲往江南去走一遭。一來會會大相公弟兄。又好訂定女兒完姻之期。二來去看看雄兒。并去探望金家。省得時時掛念。雪姐道。爹爹若去。恐三哥與雄大哥正在軍務忙冗之時。多分不在衙門。不如竟到大哥衙門打聽。



他們消息爲安。俞公道：你也見得是。陶霖道：老伯去走遭也好。恐路上辛苦，須得一個服侍的人纔好。如今奶娘的兒子周旺兒，閒着不如叫他同去。又壯健，又老實，放心可託。俞公道：此去都是水程，却也沒甚辛苦。若得一人作伴，更好放心。因此商量定了。擇於四月二十八日起身。陶霖寫了一封家書，交俞公帶去。這不盡之言。老伯到那裏面說便了。俞公應諾。此時天氣漸暖，主僕二人，不過一肩行李，雇了一隻小船。至期作別，前往江南進發。事分兩頭，却說邢御史一路無停。將到南直交界，早有流星馬報。倭寇攻打蘇門甚緊。此時南直各部官員，并操江都院程公，俱差官迎接。邢御史一概回帖請安。惟程公處，附稟繳帖。因軍務緊急，都及進省拜會。當時馬上，卽令龍韜、高卓二將，各領令箭一枝。龍韜、星飛會同常鎮參將何其能、高卓



會同鎮江衛都使呂岱各率本部兵限兩日夜至蘇門救應。又飛調京口兵三千令郭紹汾領兵一千由圖山進發。陳松岩領兵一千從川沙進發。若遇倭寇沿途勦殺。限三日內在吳門取齊。毋得違悞。過期不到。定按軍法不貸。自與陶電率兵一千星夜兼程救應。各路原來總制黃炯初聞朝廷以邢中書爲巡海御史。賜尙方劍。以爲年少書生不諳軍旅。只好紙上談兵而已。濟得何事。不料其時倭首趙天王與海寇徐海汪直等結連分兵入寇。徐海一枝攻掠台州甯丹山震動浙閩。汪直一枝分掠嘉湖海甯等處。趙天王攻掠蘇松崇太。兵分數十屯。互相連絡。五百餘里。左擊右應。十分猖獗。吳淞總兵王嘉禎屢戰失利。現在抱病請休。嘉鎮總兵褚飛熊與乍浦兵備道雷信協力勤守。只敵住汪直等寇。保護嘉湖海甯一帶。參將殷雄耿自新協



第四十二回 邢御史遣將救吳門 陶副總統兵誅海寇

四

保松江南匯金山奉賢等要地。相機勦殺。不能遠離。因此趙天王與格子裏混江鯁。就地滾等。率倭奴萬餘。圍攻蘇門四晝夜。幸喜蘇門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副總統陳奇文。分兵出戰數陣。只因衆寡不敵。城外村鎮居民。殺掠一空。這日黃總制。正欲令遊擊洪弼。殺出重圍。調常鎮兵救之。忽見東西北西兩路。螺聲大起。火炮震天。城下倭奴有驚恐之狀。原來是何其能龍韜呂岱高卓四將。領兵兩路。殺來。黃總制見是救兵。卽今陳奇文與衆將。分兵從葑閘盤胥四門。殺出接應。一時鼓聲雷動。軍威復振。裏外夾攻。羣倭措手不及。趙天王招呼大隊。風馳雲散。且戰且走。奪路奔翁埠廟灣大屯而去。官兵正追趕間。只聽前面炮聲響處。鼓角連天。却是陳松岩領兵由川沙殺來。當頭截住。正遇趙天王挺鎗就刺。趙天王舞雙刀架住。略鬥數合。見各路



追兵趕至。無心戀戰。只得閃鎗就走。陳松岩飛馬趕來。却不防就地滾江五在隊裏。暗發一箭。正中陳松岩左臂。陳松岩大怒。帶箭挺鎗。直取江五。江五舞刀相迎。鬥到數合。抵敵不住。拍馬落荒而走。陳松岩即拔臂上之箭。回射江五。正中後肩。幾乎落馬。幸趙天王復翻身。與混江鯁江七敵住。且戰且走。官軍一齊掩殺之間。忽聞四下鑼聲競起。却是赤鳳兒。郎養花。率大隊殺來。將趙天王等救應而去。其時天色傍晚。官軍鳴金。扎住不追。這一陣計斬倭奴五百餘級。雖解了蘇門之圍。只可憐城外居民。已殺戮無算。房屋盡成灰燼。其時邢御史郭紹風兩路軍馬。都到黃總制方知是邢御史調定解圍。心下十分感激道。早是不會輕慢了他。及至會面。知邢御史年纔二十有二。堂堂一表。望之儼然起威。當時兵馬入城。已是薄暮。觀瞻着夾道。見

邢御史年正青春。莫不嘖嘖稱贊。都道是聖天子洪福。萬民有幸。出這等少年英傑。當時邢御史馬上傳令。將兵馬分爲五營。駐紮城外。當與黃公同進總制衙門。後堂叙禮畢。黃公再三致謝。因說倭寇近日猖狂更甚。江浙沿海一帶。竟無甯息。今幸旌節按臨。便可計日勦滅。邢御史道。治晚年幼才疎。謬蒙聖恩委任。實不稱職。還求憲公祖指示方略。庶克有濟。黃公連稱不敢道。都臺平倭之策。聖天子賞鑒不凡。定當尅日肅清海宇。不但百萬生靈俱蒙覆載。卽弟等亦叨庇無涯。邢御史道。深蒙過獎。未免增慚。因說這倭奴與海寇結連。並非實心相助。不過籍勢擄掠。名爲互相救應。其實各貪利慾。及聲勢一敗。彼此不顧。此誠烏合之衆。雖多勿慮。且倭奴兇狡而貪。往往爭利。便自相殘殺。並無紀律。此輩總有十萬之衆。亦不足懼。真可慮者。此





類忽聚忽散。進退莫測。遁藏島嶼。出沿海口。且善能伏匿林莽。以避槍炮。異常詭譎。聚則可以計誅。散則不能勝殲。且對陣交鋒。倭奴驅使擄掠平民。當先誘敵。官兵不分皂白。銃箭並施。所殺盡是平民。甚至割首請功。濫邀陞賞。殊堪髮指。真正倭奴。並不會傷損及官軍銳氣。已過。彼方呼嘯雲集。以致官兵屢屢爲其所敗。大概倭寇所恃者有三。一則勾連內地奸徒。暗通線索。熟悉地境。再則海口兵微。因得肆其出入。三則潛藏近島。恣兵劫掠。以爲常計。官兵莫可如何。今治晚見過公祖。明日卽當遍閱各營將士。強弱悉訪。倭奴出沒情形。再當請教勦除方略。一席話。說得黃公唯唯稱善。當下盛席款待。飲酒間。邢御史問及將弁賢否。黃公首推松郡城守參將殷雄。係武勇出身。少年英雄。屢立奇功。且聞其令政亦智勇足備。所領繡旗軍賊人。



不敢輕敵。再有楊舍參將耿自新。副將陳奇文。俱老成歷練之將。惟吳淞鎮王嘉禎。現在告病請代。其餘賢否。諒不能逃都臺電察。邢御史道。吳淞一鎮。最關緊要。現在軍務倥偬。豈宜懸缺。憲公祖卽當委員交代。今有御前武勇第一。特授御營副指揮使陶電。奉命與治晚同來。交在鈴轅差委。其人才勇俱優。委以偏裨。必不有負。憲公祖之任用。黃公道。皇上親試合式之人。必然超羣出類。弟明日卽當委用。少閒席罷。邢御史卽辭歸公館。已是更餘。當夜卽作檄通飭各營。大略言將弁各保汎地。固屬分內。若鄰近被圍。卽當迅速救援。豈得以保守本汎爲由。束手坐視。今當鎮兩營。若非本院飛調。竟爾坐視。倘蘇門有失。豈得無罪。今除已往不究。嗣後凡有緊急之處。附近營汎卽當互相救應。毋得坐視。如果本汎險要。有不能分兵之勢。本院自



當查察決不使有屈抑。今本院即日按視各營。咸宜整肅。以待愼勿怠忽。取咎。這檄文凌晨即發。隨傳令常鎮兩營兵馬。仍散回本汛。整飭候調。京口兵三千內挑選一千。協守吳門。其餘發回本汛。一面先移會浙撫商略機宜。協同進剿。并密差幹弁訪查浙直用兵情形。當日即辭別黃公。起馬往各營巡視。是日陶電參謁總制黃公。一見大喜。即令暫署中軍副總。將事務仍隨御史軍營進剿。陳奇文即委署吳淞總鎮。一面具題不表。却說邢御史先巡閱蘇松常鎮各營兵將。惟松江營行伍整肅。因相會殷雄。見其氣概軒昂。果然名下無虛。原來殷雄已早得陶雲由江浦轉寄之信。已知雪妹未死。并與邢公子訂婚之事。後又得成公子所傳陶電口信。并文進轉寄之書。因盡知一切。近日又見京報。知陶電特授指揮職銜。與那邢御史一同到來。



心中大喜。滿擬相會。不料陶電。又因公他往。及參見邢御史。因是欽差統轄上司。不敢言及私事。到是邢御史說起山東之事。曾與俞小姐有婚姻之訂。只不知俞丈意中何如。殷雄道。這便是繼父。如今尙在江西。承陶氏昆仲相招。當早與小妹相會。婚姻之訂。只恐不能仰報。豈有不允之理。邢御史亦不提起先娶之事。但笑道。若得成全。便成了至戚。殷雄只是唯唯而已。當因軍務紛繁。匆匆言別。閱至太湖營。見水軍守備謝琪。年力衰邁。勒令休致。卽以龍韜補授。此黃巡視各營。已審知倭奴出沒要道。營汛遠近情形。卽日關會黃公。於崇明瀏河。孟河。廟灣。金山等。各海口。除舊有戰船十隻。額兵各一百五十名外。再落添設慣水戰兵一百五十名。管領水軍把總一員。以十名駕一船。餘用烏銃。鈎。鏢。鎗。各二十桿。凡遇倭奴潛遁出口。鳴金爲號。



遠用烏銃。近用鈎鏃鎗。併力勦殺。得功倍賞。又調水軍將弁。挑選各營壯健水軍。在太湖操演。以備進勦。爲搗巢絕穴之計。這日忽接嘉鎮總兵褚飛熊申文飛報。海寇汪直入寇。平海兩縣賊黨棄碧川入寇海甯。毛海峯攻打湖郡。十分緊急。現在分兵救應。除飛報浙憲外。伏乞憲裁。同日又據吳淞鎮陳奇文報倭寇入犯金山上海等處。甚緊。邢御史得報。卽飛檄殷耿二參將救應金山上海二處。相機勦殺。又令高卓與吳鎮左營守備幸尙忠各領兵五百前往救應。倘我軍不利。卽往助勦。如我軍已勝。倭奴必由廟灣翁埠而去。可卽間道繞出截其歸路。又檄吳淞鎮陳奇文率大兵兩路救應。却令陶電率精兵二千往援湖郡。自率大軍往平海進發。却說武進自領家書先往章宅投遞。後卽星夜往碧浪湖來。一路正聽得倭寇大亂。逃難鄉民。



沿途絡繹。都說倭寇攻打湖郡甚緊。武進恐湖村有失。飛奔而來。原來正值毛海峯率賊兵數千。攻打湖城。圍得水泄不通。手下頭目分掠鄉村。大遭荼毒。這碧浪湖村。正當湖口。如何不擾。先虧嚴先生與把總洪福。平日操練鄉勇。協同官兵。抵死守禦。近又得嘉湖總鎮褚飛熊。知邢御史家屬在此。因調守備一員。添兵三百名防守。因此賊兵幾次到來攻劫。俱被殺退。只是晝夜不得甯貼。此時唐夫人已回官項。已繳少夫人母女相商。發倉供餉。并示殺賊一級。賞銀五兩。因此官兵鄉勇。既圖賞賚。又欲爭功。竭力防禦。十分嚴緊。凡遇外來之人。細加盤詰。這日武進到來。問知是邢府差人。纔得放進村來。門首也有許多兵丁守護。武進到內。邢忠一見甚喜。問是寄家書到來。隨卽稟知兩位老夫人出廳相見。武進叩畢。將書呈上。兩夫人拆開觀



看甚喜。唐夫人知是途中救難之人，十分感謝。邢夫人道：「義士來得正好。如今這裏海賊幾次到來劫掠，官兵鄉勇竭力保守，恐將來有大隊賊兵到來，便難保守。煩義士不辭勞苦，速往通知御史，調大兵來救湖郡地方要緊。」武進道：「太夫人不須憂慮。此時老爺豈有不知。況各路兵將俱聽調遣，那有不救此處之理。如今太夫人寫了回書，小人即便前去。」唐夫人道：「天色已晚，一路辛苦，且安息一宵，明日起身說話之間，只聽得外面聲嚷，邢中出去看時，却是洪把總來報知。今邢大老爺差制標中軍副總陶電領大軍來了。兩夫人聞報大喜，武進聽說一陶字，未免關心，即出來動問隊長。這領兵的陶爺是那裏人？那隊長道：「就是御史大老爺保舉，御試第一，特援指揮的陶爺。」如今署理制標中軍副總的事務。武進聽了大喜，即進來對兩夫人。



第四十二回 邢御史遣將救吳門 陶副總統兵誅海寇 一四

道。原來領兵的就是陶三爺。如今已署了副總兵事務。太夫人速寫回書。小人明日五鼓。卽趕往軍前。也好出半臂之力。兩夫人大喜。吩咐邢忠豐盛款待。當晚和少夫人燈下寫了一封回書。書中極道武進之功。封固交給武進。當卽稟辭。至五鼓卽起身去迎陶電大軍。却說陶電奉令。知碧浪湖要緊。因此統兵星飛而來。正欲先撥大將一員。分兵五百。往保碧湖。不料正迎著武進到來。相見大喜。因知湖村無恙。便一同催軍直抵湖城。却說這毛海峯。正圍攻湖郡。連勝兩陣。悉力攻打。以爲旦夕可破。不想有這枝救兵到來。便在城下列成陣勢。橫刀大砍。在皂旗下看望。早見官軍陣中一將飛出。却是守備方潮。大喝無知賊寇。天兵到來。尙不下馬受死。毛海峯也不答話。舉刀便砍。方潮使宣花斧。急架相迎。未及數合。方潮招架不住。拍馬敗回。



陣來。毛海峯哈哈大笑道：「這樣東西也不值得污我寶刀。」此時陶電在旗門下觀看毛海峯武藝高強，心中暗想：「怪不得官兵屢屢失利。」原來海賊中却有這等手段。正待出馬，只見武進挺長鎗，大吼一聲，步躍出陣，直奔海峯，更不打話，一步一騎，鎗來刀架，迸寒光，鎗去刀迎，飛列燄。兩個鬥到二十餘合上，陶電看武進步戰，終覺費力，惟恐有失，卽縱馬出陣，大喝不得無禮，挺丈八蛇矛直刺過來。毛海峯舉刀急架，武進却躍數武，看他兩馬相交，刀鎗並舉，鬥至三十合上，海峯力怯，却待奔走，城上參將余元守備韓成功，率城守兵分東西兩門殺出城來，一時金鼓如雷，喊聲動城，賊兵四下亂竄。毛海峯心慌，虛滾一刀，招呼賊兵，拍馬奔走。陶電傳令盡力趕殺，只留西北一路，逼他逼入湖濱，以便殲滅。誰知毛海峯深知路徑，却從東南奪路而



第四十二回

邢御史遣將救吳門

陶副總統兵誅海寇

一六

走陶電率兵四下趕殺。凡部下之賊沿途殺戮。不計其數。毛海峯回顧手下。只有數百餘騎。心胆皆裂。正在危急。忽聽四下螺聲大起。喊殺連天。却是分水牛穿山甲黎格盧龍四屯賊兵。殺出救應。與官兵混戰。賊將黎格正遇武進。措手不及。心窩裏早中一箭。從背後透出而死。毛海峯無心戀戰。招呼羣賊奪路奔盤林而去。其時天色昏黑。雷雨交作。官軍鳴金扎住寨柵。這一陣計斬賊一千餘級。自此海寇倭奴不敢再犯湖境。次日陶電與余元各自收軍。陶電亦不及進城相會。各官隨一面往總制處報捷。一面整軍同武進回行轅。繳令且說邢御史領兵星夜至嘉郡。武文各官郊迎參見。因問近日賊勢如何。總兵褚飛熊道。連戰數場。互有勝負。前日都司萬士淮軍中獲得賊線一名。小張三拷問賊情。據供賊中有江二江四盧龍。俱係江南



人爲賊中耳目。還有江五江七。現在倭首趙天王處爲頭目。必得除此數賊。倭奴便無主使。邢御史便問。這小張三何在。褚總兵道。現在囚禁。邢御史道。好生看守。我明日還要細細拷問。又傳諭諸將。凡遇賊目江二江五。務須生擒。另有陞賞。因又細問海寇現在屯聚出沒情形。褚飛熊道。海賊出沒路道。惟海甯柳塘灣沙洲爲要。現今屯聚盤林洲山等處。連絡二百餘里。近日又探得賊中來了一個妖道。叫金鐘道人。有一個金鐘搖動時。便見風沙烈火。鬼臉神頭之兵。平空殺至十分利害。因此晝夜隄防。未敢輕進。只候大老爺案臨察奪。邢御史笑道。從來邪不勝正。此等依草附木之徒。不足爲慮。因令軍中預備烏雞黑狗血。凡遇妖法。箭弩噴筒。悉蘸此血。一齊噴射。便可立破。一面飛檄平海兩營遊擊。嚴兵把守。捍海柳塘灣等處要地。勿許



一賊出口。凡有海寇奔逃。儘力截殺。一面移文星飛。關會浙撫。遣幹將協助海甯進剿。此時陶副總。已回行轅。繳令。又見武進斬寇立功。并帶到家書。知老母眷屬無恙。心下大喜。當將碧浪湖守備撤回。令武進以把總前往。與洪福協力助守。並作書致候嚴公。深謝其保障之力。一面傳令息軍二日。各營嚴整甲兵。聽候調遣。恰見海寇潛消。官軍踴躍。正是動地甲兵方耀武。連天海水不揚波。正不知邢御史如何調兵遣將。以破妖氛。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

却說邢御史休兵兩日。至第三日。平明。搥鼓升帳。衆將齊集聽令。當令郭紹汾領馬兵二百名。步兵六百名。暗截捍海。但遇賊兵。敗奔攔截。剿殺不許放一人出口。都司汪龍領馬兵二百。步兵六百。暗截柳塘灣。遊擊林中玉領馬兵二百。步兵六百。暗截川沙。一般截勦。都司萬士雄領馬兵三百。步兵八百。爲前鋒。遊擊吳瑞領馬兵二百。步兵三百。爲左軍。揮簽連城寶。領馬兵二百。步兵三百。爲右軍。總兵褚飛雄領馬步兵二千名。四路救應。又檄兵備道雷信。副使朱有光。嚴兵緊守乍浦海口。勿放一賊逃逸。自與陶電。陳松岩。爲中軍。三聲大炮。催動衆軍。殺奔盤林而來。且說毛海峯。自與分水牛穿山。甲盧龍等。



第四十三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搗積寇 二

從湖郡奔回。因與汪直商議道。如今到了一個邢御史。善能用兵。非復前比。趙天王已被殺敗。解了吳城之圍。昨日又遇見一個少年白面將軍。十分猛勇。還有一個黑面長身步將。也十分了得。黎格已被他所殺。如今褚總兵萬都司雷兵備都是勁敵。難以取勝。不若招呼葉碧川出口。與徐海合兵。進取台甯爲上。正議間。只見那個金鐘道人出來。哈哈大笑道。你們如此膽怯。幹得甚事。只恐那邢御史不來。若果來時。管教殺得他全軍覆沒。片甲不回。汪直大喜道。全仗吾師道術。倘得成功。當與吾師富貴共之。原來這毛海峯。本是飄洋大客。極有胆勇。因遭颶風。壞了船隻。逃得性命。流入賊中。原非本意。今見官軍整肅。將士英雄。因勸汪直不聽。想仗此妖術。斷難成事。當夜扮作鄉民。悄悄遁去。竟不知所之。次日。汪直知走了毛海峯。心下大怒。



仗著金鐘妖法。正欲起兵進攻嘉郡。不料邢御史大兵忽到。羣寇震驚。金鐘道人令將兵馬。在平原曠野。擺成長蛇陣勢。兩軍相遇。官軍陣裏炮聲響處。前鋒萬士雄。橫刀出馬。大喝逆賊知事。及早下馬受縛。免得污我寶刀。賊陣上盧龍。飛馬舞刀來敵。大戰數十合。不分勝負。右隊連城寶。見萬士雄戰不下此賊。卽躍馬橫刀前來夾攻。賊陣上分水牛。揮大斧殺出敵住。正戰間。邢御史軍已到了。陶電在馬上。看見盧龍刀法精熟。萬士雄只殺得對手。不能討他半便宜。便拈弓搭箭。覷得分明。一箭射去。正中盧龍面門。早被萬士雄連肩夾臂。砍于馬下。分水牛江二。見盧龍被殺。吃了一驚。回馬便走。邢御史見前軍得勝。把鞭梢一指。四面官軍。大刀闊斧。烏銃長鎗。併力殺去。直有天崩地塌之勢。汪直與分水牛穿山甲。分頭迎敵。那裏抵擋得住。



第四十二回 現仙谷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 四

正在危急。只見金鐘道人大喝一聲。從陣中飛馬而出。右手仗着寶劍。左手執着金鐘。口中念著咒語。把劍一揮。霎時間。四下裏黑雲籠罩。正中無限神頭鬼臉。各執兵刀。漫空遍野。殺將過來。邢御史急令各軍中。將箭弩噴筒。灌著穢污。望四下裏噴射。果見許多艸人。紙馬紛紛落地。那道人見破了鬼兵。心下大怒。急將左手金鐘搖動。頃刻間。四下黑風捲起。風中有黃沙烈火。漫天撒地而來。官軍急發噴筒箭弩。全無應效。風沙火焰。愈覺猛烈。賊兵喊吶。四下殺來。官軍大亂。各自奔逃。陶陳松岩。褚飛熊。連城寶四將。保護邢御史。奪路而走。被賊兵乘勢追趕。二十餘里。幸得兵備道雷信。引一枝兵殺來。救應賊兵方退。當下鳴金收軍。扎住營砦。計點將士。遊擊吳端陣亡。被殺守備一員。牙將二員。步兵三名。其餘帶傷者甚衆。邢御史就平原下。



若傳令各營不得卸甲。恐今夜賊人乘勝劫營。因調撥衆將。四下埋伏。飽食以待。邢御史中軍。虛設燈火。令各營但聽中軍炮響。四下殺出。又令萬士雄連城寶二將。各率精兵一千。若遇賊人前來劫寨。便倒殺轉去。攻他巢穴。截其歸路。賊必自亂。然後來攻。可以取勝。但恐彼仍施妖法。却不可戀戰。且放他退去。別作計較。如不來劫寨。便掣回兵來。不可輕進。分撥已定。退入後營。心中焦悶道。賊兵易勦。妖法難當。如何抵敵。愁思輾轉。無計可施。待到三更以後。不見動靜。料無劫寨之事。身上乏倦。便伏几而臥。軍中聽更。剛交四鼓。朦朧間。只聽耳邊有人叫道。邢郎不必憂慮。明日對陣。我當遣白曠神助你破賊成功。且東南殺劫將盡。汝雪月佳期不遠。吾女賢淑。自能善待。勿須慮也。邢御史分明聽得。急起身看時。已無影響。心下大奇。回想其言。



知是仙岳母指點。可惜不曾拜識。一面又想雪月佳期不遠。心下暗喜。因卽望空拜謝。此時覺愁悶全消。精神倍長。不思安寐。待到平明時。卽升帳擂鼓。聚集衆將。傳令衆軍。嚴裝飽食。各帶三日乾糧進勦。今番務要殲滅此賊。軍令下來。各營將士。只怕妖法利害。心懷疑忌。邢御史明知軍中心怯。因遍諭各營。本都院已有破妖之策。爾等不必懷疑。只准備協力勦殺。建功陞賞。全在此舉。因此一軍共信。俱各踴躍爭先。聽中軍炮聲一響。仍分五軍。浩浩蕩蕩。殺奔盤林而來。以防逸路。却值賊兵已到。邢御史傳令衆軍。分開陣勢。鳥銃當先。長鎗在後。籐牌滾刀。相繼而進。把馬軍分兩。勢下合圍而來。以防賊逸。只聽中軍鼓聲響處。悉力勦殺。却說汪直。見金鐘道人法術精奇。以爲泰山之靠。因統大隊賊兵。分四路殺來。意在必勝。當令分水牛江二



爲先鋒。正與萬士雄相遇。各不打話。刀斧相交。戰至十餘合。官軍陣上連城寶拍馬挺鎗前來夾攻。分水牛如何抵得二將。虛滾一斧。回馬就走。這邊中軍鼓聲雷震。大隊人馬掩殺過來。烏鎗箭弩一齊施發。賊兵抵擋不住。分兩下而走。又被馬兵圍裏將來喊殺之聲。震動山岳。汪直見官軍勢大。急令金鐘施法。這金鐘道人方洋洋出陣。搖動金鐘。哈哈大笑。果見一霎時黑風驟起。捲着黃沙。烈燄掀天騰地。而來官軍看見驚慌。只望中軍救解。邢御史見妖法已施。却不見仙姥動靜。心下驚疑。欲待奔走。恐衆軍恥笑。况中軍一動。大勢齊散。正危急間。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雷震。細雨如霧。頃刻間黃沙盡滅。烈燄全消。只見陣中突出一將。渾身如白雪一般。手舞雙劍。如兩道白虹。飛繞直奔金鐘道人馬前。光閃處道人首級墮地。奪取金鐘。殺出西



第四十三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

八

隊倏然不見。衆軍却望見正西上一片微雲隱隱見一仙姥冉冉而沒。官軍見妖法已破，勇氣十倍。大刀闊斧橫衝直撞，殺得賊兵星散雲馳。七斷八續，汪直見大勢已去，諒難抵敵，招呼賊兵拚命奪路奔柳塘灣而去。只聽前面炮聲响處，一彪軍當頭殺來，却是都司汪龍。大喝逆賊待往那裏走。汪直此時已捨死忘生，大喝擋吾者死。揮刀直砍過來。汪龍正舉刀迎敵，不料分水牛暗發一流星鎚來，打中汪龍馬首。那馬直立起來，把汪龍掀翻在地。早被汪直一刀砍死。奪路徑走。一面大隊官軍拍風相似後趕來。分水牛穿山甲率領敗兵保着汪直。且戰且走。天色傍晚，正奔走間，前面喊聲又起，火光獨天。却是郭紹汾從捍海抄小路殺來。汪直等不敢迎敵，只顧奪路奔逃。將及天明，離海甯不遠，指望葉碧川這枝兵來救應。誰知葉定碧川攻



打海甯時章士奇已至浙省胡巡撫先差中軍參將陸淵領兵一千前來救應海甯。又接着邢御史移文。卽令章士奇率精兵二千前來會剿。這葉碧川是個武舉出身堂堂一表。勇力過人。因官司抱屈殺了仇家。逃命入海。原非有心爲盜之人。被官軍前後夾攻。連敗二陣。又見章士奇神勇異常。因就馬前拜服。訴說原由。求免一死。情愿執鞭隨鐙。立功贖罪。章士奇憐他是武舉出身。准其投降。其所統之兵。尙有千餘。都從賊目連夜奔投趙天王而去。從降者只親隨數十騎。陸淵見海甯已經平靜。卽引本部兵回轅。繳令去了。章公卽令葉碧川爲前鋒。行平海來會剿。却好正遇汪直敗兵。奔到葉碧川。大叫汪直及早投降。免得一死。汪直聽了。喫了一驚。不敢答話。拍馬往斜刺裏就走。不想正遇章公馬到汪直。見四下官軍雲集。無路可奔。只



得奮刀劈面砍來。却被章公左手把鎗逼住。放他撞入懷來。右手抓住勒甲縑。生擒過馬。擲于地下。軍士上前綁縛。分水牛穿山甲。嚇得落荒而逃。只見四下裏官兵。重重疊疊。圍殺上來。料難逃脫。分水牛大吼一聲。力砍數人。自刎而死。衆軍趕上。砍如肉泥。穿山甲早被陳松岩撞見。生擒活捉去了。其餘賊兵。如砍瓜切菜。殺戮無算。當時邢御史大軍齊到。與章公之兵會合。邢御史見賊首已擒。卽下令有願降者免死。一聲令下。伏地跪降者。尙有八百餘人。邢御史就令在平原扎住大營。章公卽令葉碧川來相見。邢御史接出營門。笑道。數年積寇。一旦被老叔大人生擒。此功不小。因同入中軍帳來。章公未及行禮。邢御史先跪拜在地。章公連忙參扶。道。朝廷叙爵。豈可以私廢公。邢御史道。名分所關。應該如此。因相讓坐下。陶電亦進帳來拜見。



章公便坐在下首。章公遂叫葉碧川來叩見。因說他投誠來歷。邢御史道：「明日且見了浙撫，再作定奪。」因問老叔到浙時，知征剿徐海情形，若何？章公道：「我至浙時，知徐海已降，又爲總兵俞六猶襲殺，不知何故？」邢御史笑道：「胡巡撫怕我分功，因此全不關會，未免局量編淺。」因向靴統內取出一摺，遞與章公展着，見上面載明何人得功，何人敗績，如何說降，如何襲殺。一一註明。章公道：「賢侄可爲神機莫測。」邢御史因問起三月初旬，武進從江南到府，知老叔已先兩日進，如何一路總不得相會？章公笑道：「彼時知賢侄奉命出京，恐於路相會有涉嫌，因此繞小道，連夜過去，不想到京考試。蒙皇上特恩授了此職。如今却遂了賢侄昔日之言了。」邢御史道：「既生老叔的神勇，必不肯教埋沒。」章公因問殷將軍近日如何？邢御史道：「現爲松江參府，屢



立戰功。將來尙要陞轉。最可嘉者。前日報上見陶大兄補了奉賢。他弟兄已聚在一處。章公又問陶電道。如今那武進怎樣了。陶電道。小侄奉令往救湖郡。他隨軍立功。現今已署把總。防守碧浪湖村去了。章公笑道。你們至親至誼。都想聚一方。惟我遠隔金衢。將來相會甚難。且老母在堂。兩地懸念。每一念及。坐臥不甯。邢御史道。如今海寇已定。正好迎養太母。章公道。迎養甚易。家下無人。亦是難事。將來還望賢侄疏內。代爲陳情。乞一就近的地方。便於迎養。一家受庇不淺。邢御史道。此事小侄自當留心。章公又問陶電道。自去秋在南昌寄信往崇仁縣去後。至今並無消息。報上又見崇仁金公告病休政。或者此時俞伯到了家裏。亦未可知。章公道。何不揣差一人回去。若果俞丈在府。便託他送家眷到奉賢。不但令妹可與殷兄相會。且邢賢



侄姻事亦可就近完成。豈不一舉兩得。邢御史笑而不言。陶電道老叔丈所見極是。當下軍中已是傳食。一同用畢。邢御史道。老叔請先班師回省。小侄發落了各路兵馬。隨後來與胡公相會。當下章公相辭。卽帶葉碧川囚車。汪直回省。繳令邢御史隨將投降之八百餘人。內老弱者三百餘人。放歸田里。其餘分發各營約束。凡有滋事者。報明卽斬。當令褚飛熊萬士雄。率本部兵馬。各回本汛。連城寶暫署指揮。理汪龍事務。郭紹汾暫署揮簽事務。陳松岩暫理嘉湖中軍遊擊。吳端事務。將穿山甲嚴行監禁。聽候拷問。林中玉在川沙未至。仍激回本汛。分發各軍。訖因與陶電道。松郡一帶倭奴未平。三哥卽領本部兵往前。相機剿殺。我見過胡公。卽便回江。倘有緊要軍務。卽馳報陶電。應諾後。當卽引軍投松郡而去。邢御史亦卽起馬。却說這邊徐



海投降被殺一節。却與邢御史進剿汪直同時之事。這徐海原是西湖虎跑寺僧人。胆勇絕倫。結交羣盜。事發亡命入海。羣盜推其爲首。招集亡命衆至二萬餘。屢寇浙閩沿海地方。肆其劫掠。其妻王翠翹。原是錢塘舊家之女。美慧異常。素懷忠義。後爲徐海所得。納爲正室。言聽計從。此番大掠台州。浙直震動。巡撫胡宗憲訪得至戚。令其暗說翠翹。勸徐海歸降。不失高爵厚祿。因此翠翹一意勸徐海率衆赴軍門投降。胡公分散其兵。令徐海只領親隨兵卒數百人。屯駐東沈莊候旨。此時因趙文華與胡公不合。忌其成功。密令總兵俞大猷率兵夜襲東沈莊。徐海不及隄防。奔走梁莊。俞大猷猶率兵追逼。徐海料難脫逃。大呼翠翹。悞我。卽投入湖水。俞大猷着善泅者入水牽出。斬首。王翠翹聞變。仗劍大慟道。徐君因我而死。我何面目偷生耶。卽伏



劍而死。餘黨悉平。胡巡撫已飛章具奏。此事後來因趙文華之譏。朝廷只加了胡公太子少保之銜。別無陞獎。直到後來。邢公奉命巡視浙閩。纔表題王翠翹功烈。敕贈義烈恭人。立祠祭祀。這話表過不題。且說邢御史起馬。不及三十里。天色已晚。早有浙撫差官迎接。進了公館安歇。次日五鼓。卽起馬往會城來。離郭十里。胡公率同城僚屬。接着並轡入城。邢御史不進公館。就往拜胡公。遂一同進巡撫衙門來。讓入後堂叙禮坐定。共相慰勞。胡公道。聞賊中妖法利害。想都憲大人必有神明相助。邢御史笑道。聖天子洪福。天滅妖人。晚弟何功之有。今老憲台掃清巨寇。章都使降伏從黨。生擒賊首。此皆老憲台調度得宜。其功不小。胡公道。說降徐海。實邀天幸。今汪直若非都憲連籌追剿。安得就擒。如今請教都憲大人。此寇與葉碧川當作



何處置邢御史。道此事當聽憑老憲台裁奪。胡公再三相讓。邢御史道。據晚弟愚意。當與老憲台聯名具奏。會剿情由。將汪直獻俘闕下。葉碧川聲明候旨。不知尊意如何。胡公道。都憲所見極是。竟懇如掾主稿。邢御史相讓不過。只得應允。當時即請上席。席間說起王翠翹一片忠心。可惜埋沒。胡公自覺抱慚。只把別話支吾而已。少間席畢。邢御史辭歸公館。當晚即將本稿草完。次日平明。正欲往見胡公。却是胡公先來拜會。因即將本稿與胡公一看。見上面歷敘會剿情由。其中褒獎衆將功績。應恤陣亡將士。無不細述。末後又附陳都使章士奇母老乞恩請調近地迎養。以及獻俘請旨等語。簡功詳明。竝無絲毫遺漏。胡公看畢。驚喜道。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信不虛矣。當即發本房繕寫。隨又面邀午席。候教相辭而去。邢御史送了胡公。隨往



拜章公說明已經附疏乞恩的原委。又往拜司道各官畢。胡公已差官接過三次。隨往赴席。畢辭回公館。一宿無話。次日平明。卽往巡撫衙門。一同拜發本章。卽差文武官各一員。壯兵二十名。沿途更替管押。汪直囚車北上。當日胡公還要相留。邢御史因倭奴未平。堅辭起身。又往別章公。遂匆匆起馬。胡公與文武各官。送出郭外十里。方回。邢御史見浙省已劾於路。仍撤武進回營聽用。當日行不及三十里。早有流星馬報說。近海有東沙西沙二島。東沙島倭酋名野叉。楊仙蟾有五把飛刀。能百步取人首級。西沙島倭酋名黑煞神。凌滄虬能遺妖物攝人魂魄。向來各據一島。不與趙天王同夥。今趙天王因汪直徐海俱已敗亡。孤立無援。因賚金帛子女。前往聘請。約定時日。半夜裏從孟河入口。倭奴接應。抄出沙西廟灣之後。將高辛二將前後。



第四十三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 一八

夾攻。幸虧陳總兵救應得脫。殷耿二參將敵住趙天王夫婦。連日大戰。不分勝敗。昨日殷參將忽然抱病。因此緊守不敢進剿。只候大老爺定奪。邢御史道。正要這些倭奴一齊進來。殲滅纔好。當賞報馬去訖。又接連陳總兵陶副總等申報。大略相同。因此星飛前進。正是只看海寇纔駢首。却見倭奴又插標。不知邢御史此去如何調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却說邢御史星飛前往軍營而來。離大營三十里餘。陳總兵接着。邢御史馬上便問倭奴近日情形如何。陳總兵道。只因新到二倭。一有飛刀。一有妖法。現今殷參將忽患昏迷。不省人事。軍心惶惶。因此諸將堅守要害。不敢輕動。陶副將從浙回來。於路奉制憲飛檄。委赴揚合駐札。當三路要衝。以防再犯。吳會頃又奉制憲檄。飭各營嚴守。聽候大老爺到來察奪。邢御史聽說。心下躊躇。又問倭奴現屯何處。陳總兵道。現屯青村。圖山翁埠等處。連絡二百餘里。這兩日內。並無動靜。想殷將軍之病。恐是倭奴試行妖法所害也。不可知。邢御史點頭道。且去一看。因此不進大營。只帶數騎。投殷雄營來看視。到得營門。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二

見旌旗整肅。隊伍端嚴。鹿角密擺。塞柵堅固。問知皆華氏夫人的調度。十分敬服。因令軍校傳入御史來看。華夫人退入後營。邢御史進到帳中。見殷雄仰臥在地。面如淡金。昏昏沈沈。叫之不答。邢御史道。此必爲邪術所迷。但邪不勝正。料無妨事。吩咐軍校好生着伺。邢御史出了營門。回到大營。卽傳諭衆軍。么魔小術。自有處治。不必疑懼。當令陳總兵將人馬四面屯守。以防倭奴暗襲。邢御史獨坐帳中。只令親隨數人伺候。待至一更已後。命對著正西方。設一香案。點燭焚香。叩頭虔誠。拜伏在地。默禱弟子奉命征倭。前蒙聖母法力。剪除妖道。蕩平賊寇。感戴慈恩。涓埃未報。今又遇此妖術。害我大將。并有飛刀肆毒。將士難當。伏乞聖母慈悲。始終救護。不但弟子沾恩。卽數萬生靈。咸蒙覆庇。成功之日。當奏聞聖上。建祠崇祀。以報慈恩。拜了又





禱禱了又拜。如此三遍。纔歸至帳中。少歇。因坐在一張竹椅上。凝神定想。惟願聖母慈靈感格。默念之間。驀見一個長髯使者。向前躬身稟道。仙姑奉請邢御史。不覺隨出帳來。見那使者控過一騎駿。攙扶邢生上馬了。便覺四蹄騰空而去。耳邊但聞風濤奔激之聲。頃刻間。落在一座山岩之下。那使者帶住馬。扶了邢生下馬。來到請相公在此少待。邢生定睛看時。好一座仙山。明月光中。奇花馥郁。瑤草紛披。白鶴銜芝。青猿獻果。正不知是何境界。驚疑之間。只見兩個丫髻女童到來相請。邢生便隨著轉過碧岩。却顯出一座巍峨甲第。金碧交輝。因問二童子。這是何處童子。道。這是玉虛夫人所居。邢生不敢再問。敬慄而入。進得門來。但見碧梧翠竹。古柏喬松。清陰夾道。行過數箭之地。見一座石玉小橋。橋側千尋峭壁。半空中飛下一道瀑布。噴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四



珠漱玉直入橋下。行過玉橋。見奇花異卉。不辨名色。仙鳥無名。無分晝夜。又進一層宮門。但見殿宇巍峨。直聳雲漢。望見殿上。不明燈燭。當中懸著一顆斗大明珠。光華四射。照耀如同白日。階下列著兩行黃甲力士。殿上兩旁。都是綠衣仙女。捧爐執劍。待立當中。兩柄翠羽扇。遮著九龍沈香寶座上。那位玉虛夫人。仙冠道服。妙相端嚴。邢生方行到丹墀之下。聞殿上傳請兩童子扶掖而上。進得殿門。便躬身下拜。兩叩後。仙姥卽命二童扶起。移玉墩賜坐。邢生謙讓至再。纔告坐。坐下隨著仙女。賜玉液一杯。邢生雙手接飲。但覺芳香滿口。沁人心脾。飲畢離坐。叩謝。因啓道。下界小臣。奉命征倭。遭妖毒肆害。不能平靜。伏望聖母大發慈悲。救民塗炭。平定之後。當恭疏奏聞。建祠崇祀。以報洪恩。仙母卽命童子扶起。道。倭寇積年肆擾。亦是生民劫數。



難逃。今劫數已滿。應待汝平定。倭寇趙氏夫婦。與郎氏。乃天降劫魔。自當退避。其餘從孽。當替上天好生之德。不可盡殲。妖術害人。彼當自害。惟有飛刀甚毒。凡在劫者。皆不能逃。今賜汝仙散一瓶。非其劫者。食之。卽活。敷之。卽愈。因命仙女。賜與小金瓶一枚。邢生跪受。藏於袖內。因又啓問弟子髮妻何氏。生母不知。可得見否。玉虛夫人笑道。卽我便是。當年因遭譴劫。謫落凡世。以了塵緣。劫滿後。仍歸本位。此乃天數使然。我亦不能自主。雪姊月姊。與汝妻皆披香殿伴侶。時至自然相聚。仙凡雖別。總當以忠孝仁恕爲本。汝其勉之。功成之後。若能恬淡修省。則相會不難也。說畢。仍命二童子相送。邢御史原要再問自身來歷。見二童子請行。不敢再問。只得拜謝出殿。隨二童子仍從原路出得宮門。見前使控馬相待。邢生謝別。二童這使者便相扶。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六

上馬。只聽耳邊風響。頃刻已至營門。使者扶下雕鞍。邢御史心愛此馬。欲懇使者暫留騎坐。忽見此馬騰空一吼。化為猛虎。使者躍上其背。浚空而去。邢御史忽然驚醒。見自身獨坐帳中椅上。聽軍中更漏正交五鼓。心中十分驚喜。回思所夢。歷歷分明。探視袖中金瓶。尚在。因感仙母慈靈。重向香案望空拜謝。因向燈下打開瓶蓋看時。丹散滿瓶。異香撲鼻。敬謹收藏。因想仙母所言。妖術害人。彼當自受。今殷雄現在垂危。不曾求得解救。追悔不已。又記仙母所言。倭劫已滿。待汝平定之言。心中暗喜。且不說邢御史。遇仙指示。却說那倭寇深懼繡旗軍的利害。曉得黑煞神有法術。攝人魂魄。要試他的靈驗。因請他先害殷雄。再害邢御史。便縱橫無敵。因此按兵不動。看他作法。原來這黑煞神。浚滄虬得遇異人傳授此術。百發百中。當日異人曾囑



咐他。不許妄害無辜。違之有禍。此番不合要賣弄他的本事。因在軍中設壇作法。驅使妖魔。往攝殷雄魂魄。凡五日內將魂魄攝盡。其人卽死。此時已將殷雄攝到二魂四魄。裝入葫蘆。趙天王令奸細探知殷雄果然臥病不起。心下大喜。正欲乘間劫他營寨。却又聞邢御史已到。恐有准備。不敢擅動。且待害死了殷邢二人。然後大舉。却說黑煞神作法。到第四天上。令牌響處。見妖魔攝去殷雄一魂二魄。冉冉而來。心中大喜。正待收入葫蘆。猛地裏半空中起一個霹靂。震得遍地火光。光中現出一位金甲神將。手執鋼鞭。照黑煞神頂門上一鞭。倒栽葱撞下壇來。七竅流血而死。手中葫蘆亦爲雷火焚化。壇下衆倭奴俱驚撲在地。半晌方甦。趙天王聞知。心胆俱裂。卽請楊仙蟾商議。欲收兵潛遁。楊仙蟾道。不必恐懼。我二人同來。不想他自遭其禍。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七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想是那人命不該絕。以至如此。今喪我伴侶。必洩其恨。且叫他看我飛刀的利害。趙天王大喜道。全仗大力。次日傳令。羣倭嚴裝飽食。令格子里領兵二千。爲前鋒。就地滾領倭兵爲左隊。混江鯨領倭兵爲右隊。赤鳳兒。郎賽花爲後隊。趙天王與楊仙蟾爲中軍。螺聲四起。直殺奔大營而來。却說邢御史自見仙姥飲了玉液。覺得精神百倍。次早即欲進兵。因爲殷雄臥病。未見動靜。只得暫止。却先飛檄飭令常州參將卜其能。領本部兵就近埋伏廟灣。又檄都使呂岱。領本部兵就近埋伏翁埠。截住倭奴歸路。此二處兵符。因路遠先發。又令守備龍韜。領水兵五百。截住孟河海口。遊擊董槐。領水兵五百。截住劉河海口。遊擊洪弼。領本部兵馬。截住金山海口。這三路伏兵。迅即前往。又傳令各營嚴裝貫甲。以防襲劫。又令總兵陳奇文。當往楊舍四路。





衝要。隨便救應。星飛陶電回營。聽說分遣已定。及到次日。辰牌時候。青天白日。忽聽得平空裏一聲霹靂。震得那山岳俱動。正不知是何緣故。却早見殷雄營中報來說。殷參將被雷聲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已是好了。邢御史聞報大喜。少刻殷雄到營參謝。又見探馬來報。倭寇黑煞神被雷震死。邢御史見仙姥之言已應。滿心歡喜。次日陶電已星飛調回。纔得與殷雄在大營一會。當日邢御史升帳傳集衆將。聽候調遣。先令殷雄耿自新二將各率本部兵。一從左殺入倭奴右隊。一從右殺入倭奴左隊。但聽中軍鼓聲。儘力剿殺。副總陶電領精甲二千。偏將二員爲先鋒。令高卓辛尙忠各領火銃手五百名。聽連珠砲响。從兩脅儘力攻打。邢御史領武進諸將。自領中軍。俱令三更造飯。五更進兵。調遣已定。衆將各自整頓。至五鼓。聽中軍炮響。四路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一〇

官兵齊往倭寇殺來。將及平明。恰好與倭寇相遇。兩下吶喊。擺開陣勢。先鋒陶電挺鎗直出。正遇格子里。橫刀相迎。更不打話。戰到十餘合上。格子里刀法雖精。却敵不住。陶電神鎗利害。虛滾一刀。回馬就走。陶電急拍馬趕來。倭首趙天王中軍殺到。楊仙蟾見陶電追來。放過格子里。大吼一聲。舞兩口鑕鐵劍。前來敵住。陶電見他背插飛刀。心下隄防。因把手中鎗一緊。逼開他雙劍。右手抽八稜鑕。照頂門打將下來。楊仙蟾急躲閃時。早中左肩。幾乎墜馬。負痛而走。陶電挺鎗追來。楊仙蟾右手急飛起一口刀來。寒光閃處。正向陶電頂門劈下來。陶電躲閃不及。早中右膀。翻身落馬。楊仙蟾格子里。兩下一齊飛馬圍來。要害陶電。却得陳奇文殺來。敵住。手下偏裨將士。已將陶電救回中軍。邢御史見陶電爲飛刀所傷。急取仙散水調令陶電吞下。



又解開肩甲敷糝刀口。果然是仙家妙用。頃刻而愈。陶電起來。深恨此倭。復貫甲飛騎殺出。要報此飛刀之仇。這楊仙蟾正與格子里鬥戰。陳奇文不下。正待舉起飛刀。忽見陶電。怒目橫眉。重復殺到。不知是人是鬼。吃了一驚。回馬就走。陶電大喝賊倭休走。飛馬趕來。却得趙天王揮雙刀敵住。廝殺這格子里。獨當陳奇文。正力戰間。却值殷雄耿自新兩路兵馬。從左右殺入。鼓聲震天。格子里料難抵敵。却待逃走。正遇殷雄一騎飛到。措手不及。被一鎗打得腦漿迸裂而死。趙天王看見無心戀戰。撇了陶電。拍馬奔回。倭奴大亂。楊仙蟾見官軍勢大。却將五口飛刀一齊舉起。但見五道寒光如風颺雪片一般。橫揮直截。忽起忽落。官軍隊裏中刀落馬者紛紛不一。趙天王復率就地滾混江鯁兩隊倭兵。一擁殺來。官兵畏懼飛刀。不敢迎敵。望後齊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一二

退。倭兵乘勢掩殺。忽聽中軍連珠炮響。高辛二將率火銃兵從倭奴背從打來。聲如雷震。倭兵驚懼。復分兩下散去。此時楊仙蟾將五口飛刀祭在空中。如轉輪一盤盤旋。起落不定。官軍聽中軍鼓聲甚緊。却不敢與火銃兵合圍進戰。倭兵亦恐腹背受敵。不敢前逼。兩下正相持間。忽見陣中突出一個道者。赤足蓬頭。長袍大袖。高叫仙蟾。不得無禮。伸手向空中一招。只見那五口飛刀齊入道人袖內。仙蟾大怒。飛馬仗劍來奪。那道者哈哈大笑。化一道金光過處。猛然不見。官軍見收去了飛刀。便四下吶喊。如潮水般湧殺過來。趙天王與就地滾混江鯨。率倭兵抵死迎敵。楊仙蟾見勢頭不好。急欲奔逃。恰恰遇見陶電。飛馬殺至。抵擋不及。早被一鎗刺中心窩。翻身落馬。陶電卽梟了他首級。懸於馬項。復往倭奴大隊殺來。却說此時邢御史正





在中軍擂鼓督戰。忽見一隊倭兵如飛雲掣電而至。當頭兩員女將。四口雪亮苗刀。直殺奔中軍帥旗下來。此時武進也殺入陣中助戰。邢御史左右只有幾員牙將隨從。見這兩員女將來得勇猛。一齊上前迎敵。原來這女將正是赤鳳兒。郎賽花好生利害。苗刀起處。連砍二將。邢御史見勢頭兇惡。拍馬便走。赤鳳兒見邢御史紅袍金甲。知是主帥。撇却衆將。與郎賽花飛馬追來。且說武進殺入陣中。正遇就地滾江。五敵住廝殺。不及數合。却聽中軍鼓聲忽斷。又望不見帥旗。恐中軍有失。不敢戀戰。虛幌一鎗。拍馬奔回。江五隨後趕來。却得耿自新殺出截住。武進奔到中軍。不見邢御史。心下著忙。急問衆軍有的指道。被兩個倭奴追往東南上去了。武進大吼一聲。直奔東南上來。原來邢御史被赤鳳兒。郎賽花追趕將近。正在危急之際。只見斜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惡貫滿盈倭奴逢殺劫 一四

側裏一將輪刀躍馬殺出大喝那賊婆娘休得無禮那御史回馬看時却是陳奇文截住又見武進飛騎趕來心下大喜勒馬觀戰見四騎馬如轉輪一般廝殺這赤鳳兒郎賽花四口刀直上直下如電光盤旋力敵二將全無懼怯那御史此時復整中軍擂鼓催戰却說這中軍旗鼓乃諸將耳目那時諸將正在鏖戰間忽聽中軍鼓歇又不見帥旗俱無心戀戰齊奔中軍來護衛反被倭奴乘勢掩殺了一陣其時郎賽花戰武進不下兜回馬就走武進趕來不防一彈花發連珠鉄彈打中武進肩窩手腕武進大驚急勒馬不追不防一彈又打中頂上郎賽花復翻身殺來武進負痛相敵此時衆官軍見號旗揮動鼓聲如雷知中軍無恙復一齊奮力殺回這一場兩邊渾戰直殺得天昏地慘日色無光原來定數難逃這混江緱江七在亂軍中正



遇殷雄馬到。招架不及。被一鐵鎗打斷左膀。翻身落馬。殷雄見是內地奸徒。喝令軍士綁在馬上。回營請功。其時趙天王見楊仙蟾已死。江七被擒。心胆皆碎。料不能敵。招呼赤鳳兒與江五夫妻率領倭兵。併力奪路。往劉河奔走。官軍隨後趕殺。陳奇文與武進又從兩勢下趕來。殺得倭奴七續八斷。江五在亂軍中爲飛矢中頰。落馬。却被武進捉住。倭奴三停約死了停半。有四下逃出者。又被守口守兵殺戮殆盡。且說趙天王與赤鳳兒郎賽花。拼命殺出重圍。回顧倭兵不滿千數。又一半帶傷。仰天大嘆。不料今日一敗至此。正奔到瀏河。只聽前面炮聲响處。一彪人馬當頭截住。却是遊擊董槐。大喝倭奴還不下馬受死。却待往那裏走。趙天王不敢答應。飛馬落荒而逃。赤鳳兒郎賽花四口刀。緊隨衝殺。及殺至海口。並無倭兵接應。只見數十號



戰船一齊鑼響。船內火軍火銃齊發。趙天王殺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慌急之際。却見傍側一座山崖。有路可登。只得一同乘馬爬山而逃。相隨倭兵已只有數百。誰知此山名斷鰲島。是個絕地。趙天王到得山上時。天色已西。打一望時。三面皆是峭壁。下臨大海。回至山下。官兵已是重重疊疊。圍如鉄桶一般。趙天王等抱頭大哭。聲震天地。却說那御史見將趙天王逼走上山。因問此山何名。可有出路。遊擊董槐稟道。小將巡警海口。曾登此山。名斷鰲島。只有這一面可登。那三面皆臨海峭壁。並無出路。因此無兵把守。那御史點頭暗思。仙母不可盡殲之言。遂傳令天色已晚。不必窮進。諸將俱擇平地屯筈。凡被飛刀所傷將士。悉把瓶中仙散救之。其中死生各半。不說這邊衆將安營造飯。却說這趙天王赤鳳兒。郎賽花等。原是天降却魔生民。



該遭其毒。今劫數已滿。自然平定。但羣倭淫毒。原屬性成。唯趙天王不犯此戒。原與赤鳳兒十分恩愛。且又懼他悍妒非常。因此從無二色。今被邢御史圍困。斷絕地。插翅難逃。只因這數百人。命不該絕。自有活路。所謂難中得救。絕處逢生。正是若非伸出拏雲手。怎救逃來絕地。倭究竟不知趙天王等如何得生。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天緣巧合仙姥指迷途
暴貫滿盈僮奴盡殺劫一八

第四十五回

擒賊首老將立功

上奏章御史陳情

却說趙天王等數百人在山頂痛哭聲徹霄漢。其時却值九天玄女娘娘經過撥雲觀看。已知就裏。因按落雲頭叫道爾等雖由劫數。但殺戮過重。難免一死。今念爾等不犯淫邪。救爾回島。從此洗心懺罪。以保殘生。趙天王等正在垂危之際。忽聽此言。一齊抬頭觀看。知是仙佛降臨。都伏地叩頭。哀告若蒙慈悲救命。從此永不敢侵犯天朝。當下玄女娘娘取背上寶劍一擲。化成一座金橋。望之無際。娘娘自立橋頭。喝令速走。羣倭歡呼踴躍。齊奔上橋。頃刻間已回故島。玄女娘娘駕雲已去。羣倭望空頂禮。從此洗心不敢擅離巢穴。耶氏入山修煉。亦得善終。後來此島歸屬日本國。王年年朝貢。此是後話不提。






却說邢御史聞羣倭哭聲。心中不忍。因想此番殺戮。雖幸成功。無算。彼若乞降。當保其殘喘。及到起更時分。哭聲頓止。凌晨亦無動靜。因令董槐率善走軍士上山探看。回報四望。並無踪跡。想必都投海死了。邢御史嘆道。我本欲放其一綫之生。不料他自尋其死。因傳令班師。此時倭寇悉平。衆將士鞭敲金鐙。同唱凱歌。邢御史回至淞郡。文武各官迎接進城。沿途百姓扶老挈幼。焚香瞻看。進了公館。卽傳令諸將各收兵回汛。聽候奏聞陞賞。當作家報。着唐朴回家報喜。這日惟陶殷二位後堂叙話。原來陶電自到江以來。軍務匆忙。並無刻暇。直至今日。方得與殷雄暢叙。別來情節。殷雄因說起日前成公子道及三哥保全他家眷。合家感激不盡。陶電道。這是一樁冒險微倖之事。因將雪妹還魂。并先嚴冥託。章公成全婚姻之事。細說一遍。殷雄



道從前接到大哥與三哥來書。已知其事。如今章公雖然不在。三哥料理。也是一般。陶電道。不然先嚴之話。必有定數。如今大哥補授奉賢。不久就要到任。便好接取家眷。章公現在金衢。即可前往。達知。必有主見。邢御史笑道。弟與胡撫臺奏章內。已代其陳懇。乞調近地。迎養。大約月盡月初。旨意下來。必有陞調。又對殷雄道。昨日所擒之賊。恰恰姓江。并前獲之江四。又是弟兄。恐卽是殷雄的仇人。已吩咐今晚提來一訊。如果是他。真是一樁快事。陶電道。只可惜妹子不在。不能識認此賊。邢御史道。這又何難。只消一問。便知其中端的。此時杯酒三人叙談。親誼惟殷雄不敢忘分。只唯唯而已。陶電因問。聞知弟婦脫於患難。真勇略過人。繡旗軍賊人畏懼。改日定當請見。殷雄笑道。這是理當拜見的日子。候伯母到了奉賢。卽去拜見。因說弟婦被難。



之時。逢一何仙母指引。與弟在軍中相會。那時不便收留。隨送回瀏河。暫住。後來稟知總憲。卽蒙賜婚。頗有胆略。同在軍中。甚得機宜。邢御史道。前者弟在軍中。看視殷兄。見壁壘整齊。隊伍嚴肅。已知尊嫂的智略。將來定當奏聞。必邀恩錫。但不知彼時所遇的仙母。怎知姓何。殷雄道。這是賤荆在路。問知那仙母。還說祖居山東。有個女兒。嫁在江南邢家。日後定得相會的話。現今訪求不得。只在署中朝夕焚香頂禮。陶電聽了。不禁大笑。對邢御史道。這必是何家仙母無疑了。邢御史因又問尊嫂家中。還有何人。殷雄道。賤荆並無親族。只有一個堂房姑娘。嫁在浙江王家。已是多年不通音信了。邢御史又問。可知尊岳的諱號。殷雄道。單諱個宣字。原是大倉庠生。邢御史驚喜道。真是可喜可賀。如今尊嫂要見那仙母。却難要見仙母的女兒。并他



姑娘却甚容易。殷雄聽說驚喜道。願聞其詳。陶電接答道。賢弟欲知其細。當滿飲三大觥。殷雄笑道。當得飲。卽滿飲了三巨觥。陶電道。這仙母的女兒。說來好教賢弟驚喜。因將邢生奉母避仇投舅氏不遇。寄居章宅。後來從章宅寄居湖郡伯母。得與內姪女在唐宅相會。唐公夫婦一力主婚。就與邢賢弟表兄妹先完了姻事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如今這位弟婦。卽是何姥仙所生。淑婉賢能。善識人賢。愚貴賤。真是巾幗中丈夫。愚兄已經見過一面。雪妹他也已預知。虛左以待。明日兩位弟婦。自然要相見的了。只是弟婦與姑娘相會之話。我却不知。邢御史道。三哥不知弟婦的繼母。便是殷嫂的姑娘。因時常想念母家。只有一個姪女。不能尋訪。今所說殷嫂且與某氏里居相對。尙有何疑。陶電大笑道。如此真是天緣會合。又見親上加親了。殷雄



聽到此處。亦不禁笑逐顏開。道：「明日妹子畢姻。卽叫內人恭送便好。」拜見姑姪。與姊妹們同相會了。當下三人暢飲談心。已忘形迹。天將傍晚。家丁來稟。小張三江四等俱已提到。邢御史道：「請二兄在穿堂聽他口供。當卽便服升堂。」先訊小張三。供爲盜通倭是實。餘不知情。及訊江四。據供與江五江七原是弟兄。已分居多年。爲盜是實。只因那年與兄弟江六在源山地方。劫一官船。不料被一客人將兄弟打死。又捉住了幾個同夥。惟恐牽連。那時就同哥子江二。搜了海寇是實。又問可曾謀害婦女。江四道：「打劫殺人已多。却沒有謀害婦女。」邢御史喝令帶過一邊。因訊江五江七。據供小的們違條犯法的事。已記不得許多。只求早死。邢御史道：「我有個相知的曹二府。他當年娶了一妾。甚是得意。說還要重謝。那媒人你們可知道。那人麼？」江五一



時不知就裏。只道是好意。卽答應道。這事原是小的作合的。邢御史笑道。如今這個女子。在本院這裏告你。在江中謀害了他的乾母。也是真麼。江五江七聽了。嚇得只是磕頭道。總是小該的死。外邊邢御史問出真情。裏邊殷雄咬牙切齒。恨不得卽時剝得他碎尸萬段。邢御史當下吩咐。將小張三江四。委松江府刑廳。連晚押出城外梟首示衆。江五江七。牢固監禁。另候發落。當時退進後堂。與殷雄道。幸喜太夫人仇人已得。明日候令妹來時。好一同瀝血祭奠。殷雄叩謝流淚不已。陶電道。賢弟大仇已報。老母亦必含笑於地下。因復呼酒勸慰。三人直叙到起更時。殷雄告辭。邢陶一同送至側門。邢御史執着殷雄的手道。體制所拘。幸勿見罪。殷雄道。禮當如此。是夜邢御史與陶電相商。卽於燈下。草成聯名奏捷本稿一宗。其中將平倭始末將



第四十五回 擒賊首老將立功 上奏章御史陳情

八

諸功勞。備細敘述。又另自一疏。聲敘總制黃炯。操江程宏達。調遣官兵。守禦要害。撫綏難民。籌辦軍需。并松郡知府紀簽。太倉知州成昱。金山知縣尙忠。崇明知縣龍爲霖等。因守城池。辦理軍餉。一切勞績。但今倭寇雖平。尙須查閱江浙沿海各營汛兵馬。應行善後事宜。與制撫籌畫妥協。另疏具奏。并陳寡母年高。現今寄籍浙江湖郡。乞於閱兵之後。告假三月。就近歸省等語。刪改停妥。纔各安寢。次早各官到來。稟安邢御史。概行慰免。早飯後。卽起馬回吳門。黃總制已差官在百里外叩接。將到蘇門二十里。黃公率合屬官員接見。滿面堆笑道。老都憲掃除積寇。不但上慰聖心之焦勞。下救生民之塗炭。這兩省官僚皆受恩不淺。邢御史道。此皆聖天子洪福。憲公祖蔭庇治晚。何功之有。當下並轡回城。一路百姓門前。俱設香花迎接。一直同到



總憲衙門。讓進後堂。施禮畢。因天氣乍熱。卽遜至花廳。寬去公服。敘談。外邊各官。俱請回署。黃公道。屢接都憲捷音。不勝忻忭。此功當垂不朽。邢御史道。雖微倖成功。然殺戮不少。殘倭數百。逼入絕地。原想網開一面。不料其盡自輕生。難免傷好生之德。黃公道也。是他惡貫滿盈。自取之耳。邢御史道。此番若非憲公祖。與操江老師。籌辦軍需。轉運糧餉。調度將弁。守禦要害。豈能迅奏膚功。今治晚已草就兩疏。呈請教正。因向袖中取出。送與黃公觀看。黃公觀了一遍。大喜道。老都憲胸藏韜略。筆走風雲。弟等得附其名。已叨榮不淺。况邀過譽。實自抱慚。當下卽請上席飲酒。中間敘說幾爲妖法所害。黃公道。都軍中憲不但武緯文經。抑且出神入化。古之名將。何以過之。兩下敘談。款洽至傍晚。席散。邢御史告辭。黃公親送至公館。又面請明日慶賞。



端陽佳節。當時茶罷而回。次日各官都到公館叩節畢。邢御史正要與黃公賀節。却是黃公先到。隨接進後堂道。治晚正當恭賀。反勞先施。方敘話間。堂官遞進京報。却是內閣奉旨。據御史邢秀。浙撫胡宗憲具奏。積年巨寇。一旦蕩平。朕心欣慰。邢秀加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賜蟒袍一襲。玉帶一圍。俟平倭之日。再陞加賞。胡宗憲加陞太子太保。章士奇生擒巨寇。忠勇可嘉。加陞錦衣衛都指揮銜。仍赴御史邢秀軍營隨征。俟倭寇蕩平。再行陞賞。陶電。陳松岩。連城寶。郭紹汾。龍韜。武進。俱准其實。授總兵。褚飛熊。兵備道。雷信都。使。萬士雄。俱軍功。加二級候陞。其餘辦理軍需文武各官。俱加軍功一級。陣亡遊擊吳端揮。同汪龍。各贈副總兵。賞祭銀二百兩。凡陣亡將士。俱從優議卹。汪直梟首傳示江浙。葉碧川免死。編氓餘如議行。是夜一同看畢。黃



公卽爲道喜。邢御史道：聖上洪恩，實慚蚊負。只是指揮章公，因爲母老，前已代其陳懇，乞移近地迎養。亦有此意。著其到江隨征。今倭寇已平，事可中止。治晚於自陳本上，尙當爲其聲明，仍乞量移近地。并恭謝聖恩。一節。黃公道：所見極是。弟且告辭在署恭候。說畢起身。邢御史送了黃公，卽擺道答賀。司道各官，就往制台衙門來拜賀。當將疏稿添改完妥，與黃公看過，就交本房繕寫一面，移文關會操江黃公。當下卽留住敘談。邢御史因說起陶電軍功，并殷參將獲得害世仇人，他二人俱在憲公蔭樾之下，定邀推烏之愛。黃公道：弟亦深得其指臂之助，只他恐陞遷在卽，不能常聚。賓主二人款洽暢談。至日西晌席散。當日本章俱已繕就，一同閱畢，如式封裝，派下資本人員。邢御史作謝辭回。次日凌晨，卽到衙門，一同拜發後，卽面辭黃公擬。



第四十五回 擒賊首老將立功 上奏章御史陳情

一一一

由上江入浙黃公道只是老都憲太爲公事賢勞了。當時邢御史回到公館。因馬遞早發。文武官僚俱在伺候。一來賀喜。二來送行。邢御史因請陶副總進內道。恐章公得旨後。卽行來江。三哥便可留住在。此不必回浙。况大哥此月必然到任。三哥卽可著人回家。若俞丈在府。便可相許搬送寶眷到來。弟此番巡閱不過月餘。便回。陶電應諾。卽辭了出來。此時各官人役俱齊集伺候。卽放炮起馬。黃公率各官送至十里塘方回。今日按下邢御史巡閱之事。且說章士奇自送邢御史起身後。卽要稟辭胡公回金衢任所。胡公因章公是皇上特放之員。又是邢御史長親。已經代陳乞移近地迎養。故當作客官。十分優待。就留他在省候旨。到五月初六日。已接到旨意。知他陞了錦衣衛都使。進剿倭寇。更加優禮。到欽賜邢御史袍帶。卽欲命章公順



便賚送江南。次日又接到邢御史咨文，知倭寇已平，奏請到浙沿海看兵，并商善後事宜。因此就留章公在省等候。此時天氣乍熱，章公在省無事，因往西湖遊玩。這日從湖上回，遇章貴，稟道：陶姑老爺那邊，俞太爺到了，著人來問，因老爺不在，他說明日來拜。章公聽了，心下大喜道：「你可曾問他寓所？」章貴道：「說在吳山第一峯，暫住。」章公卽著章貴押著一乘涼轎，便去請來。又著班役兩名，搬取行李，不及一時，俞公已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講。



第四十五回 擒賊首老將立功 上奏章御史陳情



第四十六回

論功行賞各陞官階

神號鬼哭主請高僧

却說俞俊卿自四月二十四在吉水起程。一路順風順水。到了吳城鎮地方。沿途聽得客船上紛紛傳說。如今海賊汪直被邢御史追到海甯。又被章指揮擒住。已囚解進京。浙江一帶已平。是時只有倭寇尙在江南攪擾。說有妖法利害。金陵蘇松等處道路梗塞。長江一帶都沒人敢走。俞公聽得處處傳聞一般。便留心打聽章指揮。正是御前打虎的章士奇。心下大喜。遂不走長江。却從廣信山過往金衢嚴來。及到金華。知章公在省未回。因連夜往杭省來訪。得章公在撫院衙門前作寓。因著旺兒前去打探。說到湖上去了。不期晚間章公打轎來接。隨卽到了公館。章公接進叙禮坐定。俞公道。久仰大人盛德。



老朽自去歲在崇仁。接到陶家昆玉來信。曉得小女現在陶府。因此辭了金舍親到吉水。父女重逢。都是大人的宏庇。小女在府。極承骨肉之愛。因聞陶親家母說。小女姻事。必得大人成全。故此特來敬訪。今日却甚不恭。章公大笑道。老丈來得極好。令愛姻事。雖未受聘。已是訂定無移。今令壻已蕩平倭寇。奉旨巡閱浙江。不過半月內。便可到此。弟亦爲撫憲留住此間。等候。况陶大兄此時。亦可到任。三相公已實授了制憲中軍副總。殷兄現任松江參府。且喜他弟兄們同在一處。前在海甯會晤。令壻并三相公。已說過要託老丈搬送家眷。今依愚見。老丈竟不必空往。請卽仍回吉水。搬送陶府家眷。并令愛一同到奉賢衙門。一來可與陶氏昆仲。并令郎相會。二來弟亦可取便到彼。以完令愛姻事。豈非一舉數便。弟明日卽託本縣掣一號快船。



限日過山。我著章貴跟隨老丈前往。計算往返。不過月餘。可到奉賢。老丈以爲何如。一席話說得俞公滿心歡喜。道：「悉依尊命。」老朽卽當起程。當晚飲酒叙談往事。俞公感激不盡。次日一面款待。俞公一面卽著章貴持帖。託錢塘縣掣了一隻快船。直送常山料理停妥。至晚與了章貴盤費。次日一早就同俞公起程。章公送至河岸而別。且不說俞公回吉水搬眷之事。却說邢御史自辭黃公由上江閱兵入湖。順道往拜操江程公。以及南直各部衙門。其時徐老師已內陞國子監司業。鄭璞已推選了吳郡德清縣教諭。同家眷上任去。邢御史心中甚喜。及巡閱到浙。胡巡撫已差官在金衢遠接。其時金衢嚴副總戚繼光與都督劉顯在福建勦平倭寇。纔回。已陞了黃岩總兵。這金衢嚴之兵。皆戚繼光所練。爲浙省勁旅。後經邢御史又將戚公保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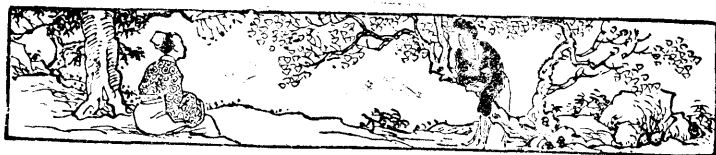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回 論功行賞各陞官階 神號鬼哭主請高僧 四

卽陞了山海關都督。此是後話不提。及邢御史巡閩台甯等處已畢。到得浙省城。是六月中旬。這日胡公出郭。接到邢御史。隨至衙門。拜叙胡公盛稱平倭功績。當垂不朽。邢御史因將閱過庫冊與胡公觀看。看上面有衰老病惰之員。分別休參。地方有移簡就繁。裁添兵馬之處。沿海有應設炮臺巡兵之所。一切善後事宜。請教裁奪。胡公展看了一遍道。老都台所鑒。至公極當。毋庸更易。拜煩主弟得附名。幸甚。當日盛席款待。席畢。邢御史告辭。胡公覺送到察院衙門。茶罷而回。次日清晨。胡公卽差官送御史袍帶到來。邢御史設香案望闕謝恩。拜受畢。正欲往拜章公。却被文武各官來稟安道喜。徐司道大員請見外。餘俱不及會晤。當日又答拜各官。整忙了一日。胡公又下了翌日請啓在湖心亭設席賞荷。是晚章公只跟了家人單騎來拜。邢御



史迎入道。小姪今早卽欲奉拜老叔。却被各官纏繞住了。章公道。我亦爲此。因乘晚到來。好叙叙話。因道。賢侄此功不小。陶丈所說東南半壁仰賴之言。今已應矣。昨知倭寇已平。原欲回汎候旨。承撫憲相留在此等候。還望賢姪於疏內代爲聲明。邢御史道。不須老叔掛心。前月小姪已經附疏代陳。大約月內必有恩旨。章公道。深費賢姪清心。因道。有一喜事相聞。月初俞丈到此相會。就爲他令愛之事。我與他說明。姻事已定。竟請他回吉水搬送陶府家眷。與事小姐同往。奉賢因此只留住了一天。第二日卽着章貴相隨去了。未及數日。又接到陶三姪來書。也是差人回家搬眷。諒此時家眷已在途了。賢姪何不在此候旨意下來。倘愚得邀恩改任近地。便可同賢姪回江料理完姻之事。豈不甚便。邢御史道。此是老叔骨肉之愛。只是小姪先遵



第四十六回 論功行賞各陞官階 神號鬼哭主請高僧 六

母命與表妹完姻。雪妹姻事心實抱歉。章公笑道。陶三姪曾與我說。那何家姪女。却是個女中丈夫。雪姑娘又早知不宜預占。宜心相待。竟不須你作難的了。邢御史笑道。全仗老叔鼎言。當下飲酒敘談。平倭之事。直到二鼓纔別。次日胡公一連三請。邀同出城。下了畫舫。只諸司道相陪。此時千頃湖光。荷香不斷。各處遊玩。至午在湖心亭坐席。直到傍晚進城。過得一天。又是司道公請。都不在言表。此時海氛已靖。吏治官清。萬民樂業。到得六月下旬。前具兩疏。旨意已下。部文到來。展看上面。係內閣奉聖諭。據都御史邢秀等所奏。倭寇悉平。朕心欣慰。都御史邢秀蕩平積寇。功業偉然。陞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仍賜尚方劍。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暫管山東總督印務。准於閱兵後事竣。給假三月。就浙省親總制黃炯。老誠歷練。屢奏軍功。內陞兵



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操程宏達。才獻練達。卽陞江南總制。仍兼操江。察院事務。總兵陳奇文。內陞五軍都督。左府副將陶電。卽陞吳淞總兵。參將殷雄。賜總兵銜。管理制標中軍。副將事務。婁華氏。封忠勇夫人。耿自新。陞維揚城守副將。董槐。陞松江參將。武進陞湖郡守。備高卓。陞平湖遊擊。辛尙忠。陞上海遊擊。嘉郡知府陶怡。陞鹽運使。司金山縣尙忠。卽陞嘉湖知府。松郡知府紀良。內陞太僕寺少卿。崇明縣龍爲霖。卽陞淞郡知府。湖郡知府陸文山。陞嘉湖兵備道。所遺之缺。查太倉州成昱。雖藉隸浙省。但屢經黃炯程宏達保舉。今又經邢秀奏。其公忠幹練。著卽陞湖郡知府。都指揮章士奇。陞錦衣衛都使銜。管理登來青處掛印總兵印務。以遂其孝養之情。所奏効力文武各官。俱軍功加一級。候陞陣亡將士。查明造冊。該部照例從優卹廕。章



士奇陶電殷雄俟邢秀假滿之日。一同來京陞見。以慰朕懷念。功臣至意。欽此。其時通省官員。俱來道喜。邢少保隨修本謝恩。并與胡公將一切善後事宜。聯名具疏拜發。後即擇於六月二十六日回蘇。又與章公修了一道謝恩本。懇恩給假。順道回籍省親。俟總督邢秀假滿。一同陞見。恭請聖訓。後即赴總兵之任。因囑章公從容起身。約於七月望前。在碧浪湖相會。胡公寓所。獨與邢少保公餞之後。又是私餞至期。各官出郭遠送。不在言表。却說章公送邢少保起身後。從容理料行裝。製辦了許多綢緞錦繡珍重之物。以備添補玉馨小姐妝奩。并僉小姐填箱送禮之用。擇於七月初十日起身。胡公與各官。公同盛餞送行。不說章公往湖。且說邢少保至七月初三到蘇。其時黃程二公正在交代。探馬報聞。二公率屬迎著。同到總制衙門相敘。文



武官員稟安者。一概謝免。黃程二公俱與邢少保致謝。此時黃公尙是整備盛筵相待。座中三人意氣相投。十分款洽。程公道。今少保年方三八。列位三公實所罕有。不知曾恭喜否。邢少保道。門生完姻月餘。卽奉命赴京授職。離家三載。如今方得准假歸省。黃公道。王事賢勞。竟不遑計及室家之好。將來假滿之日。正好與寶眷一同赴任了。三人談心暢飲。席罷後。程公辭回察院衙門。邢少保仍回公館。當晚殷陶二總鎮同來相見。邢少保將章公在浙相會。俞公卽託回府搬送寶眷的話。說了一遍。約計此時必有信到來。陶總鎮道。賢弟起身後。我卽差人回家。大哥於八月初二到任後。來稟見各上臺。在這裏住了數日纔去。邢少保道。弟已約章公望前在家相會。這邊只須會稿後。便可起身。殷雄道。不料旨意著我們相隨陛見。回來時。三哥正



好領兵接三嫂到來。陶電對邢少保道：賢弟不知，殷賢弟前月已恭喜了一位姪兒。明日却好同去拜見外祖姑。邢少保道：可喜可賀。改日補禮。當下三人敘談至更餘，方別。次日邢少保將巡閱過江省，各各參遊將弁，裁添兵馬，并緊要海口，添設戰船，定立巡海章程，并沿海村鎮，著地方官設立堡樓，操練鄉勇，一切善後事宜，并聲明於七月十三日告假歸省。緣由起稿，與總制操江聯名具奏，不提。其時黃公已交代清楚。於十一日起程。連日餞行宴會，直至送了黃公起身。十二日程公又梯己與邢少保餞行，只請陶電二鎮總相陪席間。程公道：會記從前相會，少保極道章陶二位。今日果然名下無虛。邢少保道：今殷陶兩舍親俱在，老師樾庇之下，諸凡尚祈指教，亦當在弟子之列。程公笑道：得此同城賢助，何幸如之。邢少保因說起前在山



東許多情節。程公聽了驚喜道：「天地間奇怪之事，何所不有。總因人見聞不廣，便以爲怪。只是章公尙未識面。我已差官遠探，想早晚必到。」邢少保道：「章舍親遲門生數日起程，諒必順道。先到寒舍，他久欽山斗。若到蘇門，必然崑誠晉謁門生。今日卽稟辭過。明日凌晨起身，不再稟辭了。」程公道：「心照原不在形迹。明日只差官相送罷。」待至吉期，再當申賀。當日筵席至晚，邢少保先拜辭起身。後陶殷二總鎮亦辭謝出來，卽同到公館。陶電道：「章叔諒已到湖去見伯母。賢弟速回料理。愚兄俟家眷一到，卽當馳報。」崑候擇定吉期，當稟過程公。親送妹子殷雄道：「只是妝奩一時不能齊備，只好與三哥隨後補送。」邢少保笑道：「弟正要與章叔相商具禮事，當送在那一邊好。」殷雄道：「姻事當以陶伯母爲主，况繼父妹子，現在那邊，應該在三哥處爲禮。」陶電



道到吉期賢弟過來。一同料理便了。當下商定殷雄因說起。近有一事。外邊紛紛傳說。自從平定以來。江浙沿海各地方。被兵之處。夜夜神號鬼哭。行人未晚。相戒不前。且有白日爲厲。種種怪異。省郭之外。處處皆然。必得有道高僧。方能超度。日前三哥所說的點石禪師。不知可請得來麼。邢少保接答道。這都是遭劫平民。陣亡士卒。以及所殺的倭寇。無主可歸。故爲此厲。我於平倭之日。卽有此意。因公務匆匆。不暇計及。曾記那禪師說。日後還有一大勝會。未必非前舉之見。今當與三哥會同章叔聯名敦請。或者這禪師憫此三途之苦。不好推却也。未可知。大家敘話至夜深方別。邢少保恐次日各官送行。纏擾因吩咐不許鳴金響砲。未至五更。卽起身揚帆而去。惟兵弁人役守夜站隊。文武各官。都不及相送。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却說陶總鎮送那少保。起身後。次日傍午。堂官傳報。老太太官船。已到太湖。汎了。陶電大喜。忙整冠帶。大開轅門。只帶親隨數騎。先往河岸迎接。一面吩咐擺齊職事。備大轎一乘。小轎四轎。各數乘。到馬頭伺候。原來俞公自回江西。卽搬送老大人與少夫人小姐。於六月中旬起身。至七月初十日。到了奉賢衙門。只住了數天。老夫人因爲小姐婚事。知他弟兄們。俱在蘇省。隨吩咐拏了三號大船。老夫人與小姐帶梅嫂僕婦丫頭們。坐了一號。俞公帶了章貴周旺。坐了一號。家人小廝廚老衙役。坐了一號。不日到了蘇門。因船上沒有旗號。老夫人又吩咐不要聲張。因此直到了太湖。汎守兵方打聽是陶總鎮的。



老太太星飛傳報及陶總鎮迎接出來。官船已在大馬頭停泊。陶電遂下船叩見老母。兄妹們見過禮。便道大哥爲何不先差人通知。老夫人道。這是不叫聲張。我們承俞親家送到你哥哥衙門。只住了五六日。爲因你娘子婚事。曉得邢郎在此。故迅速趕來。俞親家也在那邊船上。陶電道。母親却來遲了兩日。可惜邢賢弟。昨日起身回湖郡去了。說畢就過船來與俞公相見。此時殷總鎮因閱附近營汛。未回不及迎接。同城各官俱先差人稟安。岸上兵丁戎裝站隊。執事整齊。閒人踈遠。陶總鎮吩咐親隨人役伺候。俞太爺在後起身。自己先扶老母上了大轎。老母吩咐不必垂幃。响炮。然後僕婦們圍著小姐上了四轎。衆俱小轎跟隨。陶總鎮親作頂馬。職事前發。一路鳴金唱道之聲。鼓吹不絕。沿途觀看之人。挨肩疊背。無不嘆羨。一直到了衙



門鼓樂齊天。陶總鎮轅門下馬。扶轎直入後堂。老母與妹子下了轎。隨復出來迎接。俞公讓入東廳。方叙禮畢。外邊報殷總爺到。原來殷雄聞報。飛馬趕回。也不待通報。一直進暖閣來。陶電接着。遂先到東廳。拜見繼父。見俞公鬚髮盡白。不免悲喜交集。父子們一時也說不得許多別來情節。因請先到後堂。拜見伯母。陶電遂一同進來。對老母說知。這是殷家賢弟。當下殷雄口稱伯母。倒身下拜。陶電一同回拜老母。被雪姐攙住。因只回了常禮。殷雄道。小姪因公出外。有失遠接。老母道。不敢勞動。明日老身還要去會會夫人。殷雄道。姪媳明日即當過來。與伯母磕頭。當時雪姐過來。與兩位哥哥見禮畢。又是梅嫂與僕婦們過來磕頭。陶電即叫丫頭扶住梅嫂道。老人家莫行此禮。因對殷雄道。這是從山東那送妹子回家的梅嫂。殷雄道。真難爲。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四



你老人家了。當下老母叫請坐下。你們兄妹們好說說話。雪姐因說起那年遇害之事。淚隨言落。殷雄道。好叫妹子得知。這起兇徒俱已拏住。雪姐驚問道。怎得拏住。殷雄將拏獲緣由說了一遍。當時被邢賢弟一審便招。如今現在監內。正等妹子到來。一同斬首祭奠。雪姐道。天網恢恢。我明日要見見這賊。叫他死而無怨。因問乾娘可曾安葬。殷雄道。已托叔父在北固山購下塋地。如今遷棺在彼。尙未安葬。雪姐道。不知離此多遠。可能一去祭奠。殷雄道。爲兄已會計及。如今邢弟以少保尙書管理山東總督。只待妹子完了姻。三月假滿。我們都奉旨一同進京陛見。那時邢弟少不得要攜了家眷同往山東。路出京口。順道便可與妹子同往一祭。此時是不及去了。雪姐因問取了嫂嫂可曾恭喜。陶電接口道。你嫂嫂是個女中英傑。同在軍中征



倭殺賊。倭寇見了繡旗軍都是害怕的。前月已生了一個姪兒。我們都吃過喜酒了。老母笑道。女將軍自古有之。只不曾親眼看見。明日老身却得眼見了。雪姐因笑對殷雄道。哥哥幼時便有志做官。如今似這般威勢。却是遂愿了。陶電笑道。我們都是承妹夫的保舉。雖然體面。論起官職來。還要受他的節制哩。說得雪姐面紅羞澀。陶電又說起那何氏弟婦許多賢德。前日妹子的物件。因道途不便。不曾帶來。老母笑道。前日見你家書。還有寄與方知道。他先娶了這許多原故在內。如今可喜你兄弟們同在一處。實是難得。大家敘了半日話。這般雄方辭到外邊。父子們相叙。殷雄道。前接到金舅來信。已知父親往江西去了。俞公道如此說。他們已是平安到家了。說話時。章貴過來與兩位磕頭。俞公道一路俱虧他料理。十分周到。陶電道。你往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六

返辛苦且歇息幾天。章貴道：「小的稟過姑爺，明日就要到湖村去，回覆老爺。陶電道：「我正差人去報信，如此甚好。我明日即差人你送坐船同去。當日內外筵席，父子兄弟十分歡喜。殷雄要請俞公回署。陶電道：「在此總是一般。改日老伯要去走走，適意往返，不必拘此。俞公道：「你三哥這裏也是無人。改日過去也罷。殷雄遵命。到晚方回。陶電遂請俞公寫了兩封書，當晚交與章貴，賞了他二十兩銀子。叫他拜上章太爺與邢爺，說我這裏立等回音。章貴即謝領了賞函。次日凌晨，即帶伴當如飛而去。這邊陶電代母往各衙門謝步。華氏夫人即日過來拜見公公與陶老太太。姑娘們相見都表過不題。却說章公在浙起身，猶恐路上驚擾，大用大船。十三日即到湖村，相見邢夫人婆媳。邢夫人說不盡殷勤致謝。至於少夫人係自幼相依的，今日



面見。且悲且喜。親親之誼。更不必言。章公因將已托俞公搬眷計日可到。趁我在此。便可完成。雪姑娘的姻事。因對少夫人道。只恐姪女有些介意。少夫人道。伯父說那裏的話。如今還有一位姊妹。也要請伯父爲媒。便好同日合巹。章公聽了。吃驚道。這是何說。少夫人因將少受王家姐姐大恩。已訂終身永聚。去年母親回來。我即將兩位姊妹之事。仔細稟明母親。甚是歡喜。今得伯父到此一言。便兩全其美。章公聽了這些原委。不覺鼓掌大笑道。這件事只怕你心中不悅。如今倒反賴你在從中委曲成全。真是大賢大德。怪不得陶賢姪在我面前十分敬重於你。今日何不就請你母親出來一見。少夫人點頭。遂進來與母親說知。唐老夫人隨一同出來相見。章公只行了常禮。章公因說起當年與雪姑娘訂姻一事。唐夫人道。此事老身早已悉。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八

知。今如這邊姐妹二人十分親愛。可以放心。只不知那位雪姑娘性情。何如。章公道。好叫老夫人得知。那位雪姑娘溫柔賢淑。是那大姐親見過的。只怕明日老夫人見了。還要更加親愛。若不是閨中淑秀老夫又豈肯一力成全。唐夫人道。大人所諭。諒必不差。老身無不遵命。此時邢夫人已喜得心花齊放。便道。這兩邊月老都要借重大弟了。章公笑道。當得當得。只是再得一位雙勳其事纔好。少夫人道。這裏有一位嚴先生齒德並尊。他公子現任保定縣儒學。通家往來。正可拜煩。章公道。我已久仰他的清高。明日即當往拜。不說這邊計議。却說邢少保雖然半夜起身。一路營汛早已傳知。地方文武迎接者。沿途絡繹。邢少保大概謝免。惟太守備與洪本汛把總帶兵。直接到交界湖郡。成公先委縣佐遠接。十五日邢少保到家。先拜見章公。然



後進內。此時已將東院打開。邢老夫人婆媳居住。邢少保拜見岳母。母親此時月娥小姐因已許親。不好出來相見。夫妻見過略敘別情。隨出來與章公敘話。家人等齊磕頭畢。章公道。我已到此。三天不知陶府家眷曾搬到否。邢少保道。昨日途中見塘報說陶老伯母已到。三哥衙門。章公道。如此早晚必有人到。正好同日完姻。邢少保驚問何故。章公因將前事一一說知。今已托嚴公與我作合。昨日選定八月十五吉期。無庸更擇。邢少保聽了。喜得做聲不得。只道得一句小姪如何消受得起。章公笑道。一位少年公子也必得這位三夫人內助。正說話間。邢忠引著章貴到來叩見。章公大喜。卽問陶府家眷都到了麼。章貴道。只二爺與二夫人不來。因向懷中取出兩封書來。大家拆開觀看。俱是催促吉期之話。并說俞公與陶老夫人殷夫人俱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一〇

作送親。邢少保道：「這邊姻事陶殷二兄雖知無碍，只恐俞丈與陶伯母聞知見罪。」還求老叔一力周旋。章公笑道：「賢姪不須過慮，我自有主意。」當卽與邢少保各修書一封。章公書中就明言與唐小姐結姻。裏曲并訂定吉期。卽專差同來人前往吳淞鎮衙門投遞。限三日往回。這日嚴先生來相會。邢少保就留住午飯。嚴公道：「翩翩公子三年之間，擢登台鼎。古今罕有。今又得此三位賢內助，人間美事俱被少保占盡。邢少保道：「傲倖成功，謬蒙聖眷，年輕祿厚，深切悚惶，得時聞長者之教，庶免隕越。今又承老先生執柯，明日當肅誠叩謝。」當下卽擺上酒來。敘飲間，章公說起近日沿海被兵地方，羣厲爲祟，大不安靜。前日胡撫台欲請天師設醮，我因言及點石禪師道高德重，一到東省，便當敦請出山，起建水陸普施超度。胡公正在望我回音。邢少



保道小姪正要稟知前日在蘇與殷陶二兄計及此事。要與老叔聯名敦請。事不宜遲。即當揣差前往。嚴公道。前日小兒書來。也說起此事。曾請僧道追薦。竟無靈驗。章公因說山禪師許多靈異。嚴公道。必得如此方能濟救。幽沈三人。敍至飯罷後。嚴公辭去。章公道。賢姪久出纔回。須在裏面。敍敍家常。不必陪我。邢少保方辭。進內堂見兩位老夫人與少夫人。都在房間住。邢少保道。有一喜事。稟知岳母。唐夫人笑問何事。邢少保因將華氏夫人被難。得遇何家仙姆指引。後來得配殷兄。隨軍征剿。十分英勇。日前與殷兄。敍及殷嫂家世姓名。却竟是岳母的姪女。因此明日要與陶伯母同來拜認。唐老夫人聞說。又悲又喜道。却不知他竟有如此才勇。大家驚嘆不止。唐夫人又說起在任。回家被盜之事。都虧那武義士相救。邢少保道。岳父生前正



直。自然死後爲神。岳母吉人天相。如今那武進我已保陞他做了本郡守備。也不枉他了。邢夫人道。如今邢義的女兒年已十九。長成得十分端秀。那武守備又未婚娶。何不與他成了這頭姻事。便好當親人往來。邢少保道甚好。明日兒當一力成全。諒他一無推却。邢老夫人又說春間倭寇猖狂。這裏朝不保暮。幸虧嚴公操練鄉勇。你媳婦又諭殺賊一人。賞銀五兩。因此大家捨命相持。趕散了幾次小寇。後調一守備添兵到來把守。人心略定。直到陶三公子大兵來勦。纔得平靜。話間天已傍晚。唐夫人因身體沈重不能久坐。因說姑爺連日辛苦。早些安歇罷。說罷回房。邢少保又出來與章公相商。寫了一封敦請禪師的聯名請啓。派令章貴前往。又撥能事隨役二名。多帶盤費。以爲水陸舟輿之用。於明日一早動身。料理畢已是更深。方與



章公道了安置。回到老母房中。少夫人也在老母道。你岳母已有了七個月身孕了。那少保道。岳父陰功浩大。自然天降麟兒。老母道。只是如今時日匆促。這新房如何安置。少夫人笑道。後邊大樓五間。儘多得兩處新房。前日與你母親說過。只要趁早收拾收拾。老母因笑對公子道。家事都虧你媳婦料理。不要做娘的費一點心。就是這兩頭親事。也是他一力成全。真是你的賢能。內助。那公子聽了。只是笑。老母道。夜已深了。你夫妻們也早些歇罷。當下兩口兒辭了老母。回房。說不盡久渴情腸。如魚似水。難以細述。次日一早。那少保盥洗畢。卽到外書房來。章公道。我已打發章貴五鼓起身去了。但願請得來。須擇一江浙總匯之地。起建水陸。趁我們在此。還了這樁心事。再兩下過禮之物。也須及早端立。這鳳冠霞帔。蟒玉朝裙。是不可少的。其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歸 一四

餘在江浙省會亦易辦理。因卽開單。著邢忠唐朴各帶親隨。往江浙兩省分頭製辦。不提。到十八日。差役由蘇賚到。回書拆看。上面但云。俞丈老母甚是歡喜。無須過慮。邢少保已是放心。却說次日。章公與邢少保話至夜深。各回房安息。方纔就枕。只見一個侍者到來云。點石大師在秀水靈鷲山萬迴禪院。起建水陸道場。濟拔幽魂。檀越們可同去者。說畢。就走。章公驚醒。却是一夢。十分奇異。到得天明。邢少保亦爲夜來有夢。出來與章公說起。却是一般。章公道。若說是心想所至。那得兩夢相同。如今只著人往萬迴禪打聽。便見分曉。邢少保當令家丁傳知。原來這洪把總。正是秀水人。進來稟道。這萬迴禪院。是勅建叢寺。就在靈鷲山下。係江浙交界。離此水程。一日夜可到。邢少保道。你可卽差一人。星飛前去探聽。如有一位山東禪師到來。卽



速回報洪把總答應去了。到了日午間該差回稟。果有一位山東禪師是十九日到。章公與邢少保俱各驚訝道。當日禪師曾說日後還有一大勝會。今日看來當日即已前知。我們可即速前往料理。邢少保即吩咐備下船隻伺候。果然一呼百諾。即日齊全。廿一日凌晨。叔姪便服下船。只帶親隨數人飛掉往靈鷲而來。及嘉松湖郡得知時早已到了禪院。合院僧人香花迎接。問知禪師在方丈。跌坐。遂一同前來參見。禪師合掌道。檀越們大發慈悲。老僧特來完此善果。章公道。弟子們已專差去拜請。却蒙老禪師飛錫早降。不勝幸甚。今啓禪師當於何處建立道場。禪師道。此山前便好。檀越們速爲齊備。明日陶檀越也待到也。侍者獻茶畢。兩位辭了出來。各官俱在客堂稟見。邢少保即委嘉松兩郡守督理其事。擇山前平原大地搭蓋層臺。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一六

設立柵廠所需一切。許在公項報銷。一面卽星飛通知。浙撫兩太守遵命卽日分派丞倅。將佐各官連夜督工趕辦。果然風疾雷行。兩日內一切齊備。原來陶電及近江營汛聞知其事。果於次日趕到大家相會。共說禪師法術靈異。因同至寺宇中住下。俱斷葷茹素。至二十四日清晨。率各官拈香啓請禪師一同禮佛登臺。預選二十四衆禪僧禮懺。說不盡旛影搖紛。香雲繚繞。江浙附近各州縣各鄉男女來瞻仰者。人山人海。至第二日。浙撫差官到來拈香。金銀冥錠堆積如山。每夜焚化不盡。夜間輕雲薄霧之中。隱隱聞喜笑歡呼之聲。不斷至三十日。道場圓滿。晚間禪師登壇施食。瑜珈漱口。是夜點放數萬盞荷花燈。水陸相接。及至施食焚燒之時。但見漫山遍野。燐火成圍。作滾四散而去。各官拜謝禪師。請下法座。已將交五更。禪師道。今已



與檀樾宗成勝會。老僧卽當歸去了也。章公道難得禪師降臨。望卓錫數日。然後送回禪師道。謝卽歸方丈。各官已是數十夜辛苦。俱各安歇。及到黎明。本院住持來報。禪師今已不知去向。章公驚起。卽令四下訪尋。竟無踪跡。陶電道。或者怕我們相留。竟連夜走了。邢少保道。不然。此必是禪師廣大神通。日後自然知道。當下兩太守稟見邢少保。致謝道。深費清心所有費用。先動公項給發。本院卽札會大憲。准銷便了。當日給了本寺香資百兩。嘉鎮楮公與兩郡守要設宴相留。章邢二人辭謝。卽日回舟。陶電亦因公出。日久又要回署料理妝奩之事。不及再往湖郡。因送章邢二位開船後。亦卽辭回吳郡去訖。話分兩頭。却說章貴星夜趕到家中。叩見了老太太。說老爺現在邢爺家中。俟邢爺完了姻事。纔得回來。如今特差小的回來。要請點石。



禪師。老太太道。呵呀。這點石禪師。已於本月十九日坐化了。章貫吃了一驚。便恐不的尙往菴中探問。果然只得稟過老太太。遂卽星夜同伴當赴回。順道至吳門來。稟知陶姑爺。陶電大驚道。這禪師正是十九日到秀水。做了七晝夜。水陸道場圓滿後。就不見了。原來是現身羅漢。如今邢爺吉期已近。我前日已在那邊當面商定。也不必寫書。你可作速回去照料。章貫答應。卽星飛於八月初六趕回湖村。稟說禪師坐化之事。章公與邢少保俱驚嘆不已。自此以後。果然各處平安。並無崇厲。此時兩邊禮物俱已齊備。取了六號大船。綵輿執事。件件鮮明。卽著邢忠章。費派親隨十六名。押送禮物於初九日前往。此番兩省通知其事。自督撫都督總鎮司道送禮者。絡繹邢少保。只收兩位老師禮物之外。餘俱璧謝。郡守成公命姪子過來照料。又委



佐貳各官到來督率人役。都不細述。却說陶總鎮那邊諸事齊全。至十一日。接了禮厚嘗來使。又添了四號大船裝載。回盤妝奩什物。十三日。一早鼓吹放炮。擺齊全副執事。俞公大轎先行。華老太太。華老太太。華氏夫人。與彩輿在後。梅嫂們共十數。乘小轎。陶殷二總鎮親送下船。放炮鳴金而發。要趕十五日。子時花燭。且說這邊唐夫人處。已於十一日下禮。俱是章公與嚴老先生料。到十三日。鄭老夫人。婆媳與成老夫人。大公子俱到來賀喜。這是姑娘即母分外親敬。隨請嚴老太太。婆媳過來會面。到十四日下午。新人船隻已到。本汛兵丁戎裝站隊。自馬頭直到大門。這邊著家丁僕婦披紅叩接。全部鼓樂執事。先請陶老太太與殷夫人大轎到來。邢唐兩老夫人與各位夫人俱迎出廳來。廳上紅氍鋪地。燈彩耀目。眾僕婦攙扶簇擁至後。



第四十七回 久別重逢骨肉歡聚 委曲成全姊妹如願

二〇

堂一一叙禮。此時也不說盡寒溫禮數。惟殷夫人拜見姑娘。既悲且喜。欲知後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雪冤仇墳前誅盜

見聖駕金殿封官

却說陶太太觀看新房。見唐小姐已妝得如天仙一般。少夫人指點與陶太太殷夫人見禮。陶太太道：果然好一位姑娘。因對王夫人道：兩位令愛與小姐真是天生成的姐妹。遂同上樓來。見兩邊新房收拾得花團錦簇。香氣氤氳。都是一般鋪設。心中甚喜。看畢。又往東院內看少夫人房中。諸凡儉樸。因對少夫人道：久聞姊妹賢德。才能老身今日敬佩。將來姊妹們有不到處。還望包涵指教。少夫人笑道：承伯母過獎。當下請到內堂茶點。華氏夫人因對少夫人說起仙姆救濟之事。果然今日得與妹妹相見。因此分外親熱。此時日已平西。邢老夫人就請鄭嚴兩位少夫人到船與新人插戴。俱坐大轎。執事入



役唱道而去。其時俞公已請至東廳。有章嚴二公陪待。這一夜燈毬火炮笙簫鼓樂之聲盈耳不斷。滿村男婦疊疊觀看。俱吩咐不許禁止。到得子時將近。鄭嚴兩位夫人料理新人事畢。先起轎回來。然後喜娘侍女們簇擁新人上了綵輿。鼓樂執事前導。五色宮燈數十對。并燈毬火把照耀得一路如同白日。綵輿到了大廳。僮相祝詞叩請三遍樂奏三番裏面請嚴老太太與成老夫人出來啓簾。喜娘們攙扶出轎立於東首。僮相又如前祝請三次。兩位老夫人又引唐小姐出廳。喜僮們攙扶立於西首。都是鳳冠霞披蟒服玉帶翠繞珠圍紅巾蓋首。僮相又祝詞跪請三回。笙簫三奏。兩位成公子執花燭。送那少保出廳立於正中。真是烏紗襯白面。三公蟒玉掛青年。少保攙相贊禮。先參天地。然後交拜畢。外邊音樂送至後廳。便有一班女樂鳳



管鶯簫引入洞房。一切坐床撒帳俱如古禮。不必細述。飲過交杯之後。稟請新人見禮。出廳先拜謝兩位大媒。次拜俞公。然後兩位成公子見過平禮。隨退進後廳。先是陶老太太成老夫人嚴太太鄭老夫。人唐老夫人五位一同見禮。邢老夫人叫侍女們扶住。各受了兩禮。次是殷夫人嚴夫人鄭夫人一同平拜後。卽叩拜老母。却是陶唐兩位太太扶住受了全禮。然後與少夫人一同交拜畢。仍送入新房。新人筵席三杯之後。邢少保卽出廳來陪客。武守備與縣佐把總俱來叩喜。邢少保深謝貴勞。請在東廳筵席。大廳上正中一席是俞公成大公子相陪。東席是章公成公子相陪。西席是嚴公邢少保一一安席畢。就在西席相陪。這日是成公子來的兩部梨園一班女樂。外廳俞公點了滿床笏全部。東廳唱七子緣全部。內廳四席女樂扮演永



第四十八回 雪冤仇填前誅盜 見聖駕金殿封官

四

團圓全部。筵上山珍海錯。五割三湯。備極豐盛。兩位新人樓上。惟少夫人相陪。姊妹三人一見如故。親愛陪席。不須細述。外邊兵丁人役。俱有羊酒犒勞。花紅賞賜。江南到來家丁僕婦。俱有邢忠弟兄。與唐朴夫妻們。內外陪待。連本村到來觀看的男婦兒童。俱有喜餅喜果分給。當日筵席。直至更餘方散。外客辭去後。兪公在內書房設榻。章公與兩位成公子。在東西書房安歇。成老夫人鄭老夫人。俱與邢夫人同房。鄭太夫人就在少夫人房內。當夜新郎內外道了安置。却是少夫人送他上樓。與兩位新人交杯細叙。雪夫人因說起從前仙姥指迷緣由。不想今日果得與姐姐相聚。夫妻四人原無客氣。說說笑笑。有半個更次。少夫人笑對雪夫人道。新郎渴念已久。今夜先請姐姐叙別情。說得雪姐十分羞澀。只好送他兩個進了東房。却又陪



唐小姐到西房笑道。姐姐如今好放心安寢。不用着急了。唐小姐啐了一聲。又說笑了半晌。纔得轉身。又與唐小姐附耳說道。姐姐不關門。要恐怕新郎還要過來。應應好日哩。唐小姐也不回答。狠狠的在臂上扭了一把。少夫人方下樓來。與鄭太夫人安歇。次夜便在西房。都是少夫人指點的。後來滿了月。是少夫人主見。每夜輪兩姊妹陪伴兩位婆婆。定爲常例。唐夫人見雪姐與自己女兒一般溫柔孝敬。不但放心。又甚憐愛。邢夫人的歡喜更不待言。且說章公過了三朝。新人廟見後。卽要起身。邢老夫人婆媳再三留住。這第四日是三位夫人梯己的筵席。五朝是唐老夫人的特敬。至二十日。章公起身。邢老夫人婆媳俱有送章老太太婆媳并蘇小姐的禮物。邢少保另有厚謝大賓禮物贖儀。并厚賞章貴。章公相訂在家等候。一同進京。邢

第四十八回 雪冤仇墳前誅盜 見聖駕金殿封官

六



少保預備了一號大船。親送出湖境方回。這日成老夫人與兩位公子也起身回郡。內外都有回郡禮物。惟陶老太太殷夫人與鄭老夫人婆媳俱至。滿月後留不住。因備大船相送。俞公因陶殷兩弟兄將來都要進京。衙門無人。因一同回吳。邢老夫人梯已送了。鄭老夫人的許多禮物。唐老夫人亦有梯已與姪女兒的東西。外邊又各有公送的禮物。至期都出後牆門相送下船而別。邢少保又備全副祭禮。合家到唐公墳上祭奠後。卽往郡城拜謝成公。又一力主持備辦壯。區命洪把總爲媒。將端姐許配武進完了婚事。後來也做到三品夫人。邢義的兒子也是少保扶持做到通判之職。此是後話。敘過不提。時光荏苒。不覺又至十月初旬。邢少保假期已滿。料理起身之事。與老母商量。初意原要陞見後到了任。再接家眷。後因老夫人要同兒



媳們順道往祭祖墳。雪夫人又要與乾娘上祭。因此就議定家眷一同起身。其時唐夫人已是臨盆。月夫人要在家侍奉。不肯同往。梅夫人道：「我早已計定先請兩位姐姐同往。所以二人爲期。請一位回家輪流料理家務。况東省道路不遠。往來亦易。此則兩下皆有侍奉之人。家務又不致無人料理。豈不兩全。」兩位老夫人齊笑道：「這個主意甚好。只是太難爲你些。」當下議定擇於十一月起馬。備四號大船。行裝等料理齊備。特派邢忠與唐朴兩個老總管輪流往來。此番却是邢忠夫婦先往。數日前嚴公夫婦內外餞行。至期成公率合郡文武俱送至交界。邢少保十五日到了吳門。程公接着。邢少保卽先至衙門拜謝。其時俞公又送陶老太太前往奉賢去了。衙門無人。殷陶二鎮一同到船。與邢老夫人請安。殷夫人已着家人僕婦到船叩請。




第四十八回 雪冤仇墳前誅盜 見聖駕金殿封官

八

馬頭上兵丁排列趕散閑人。陶殷兄弟候邢老夫人婆媳升了大轎。然後乘騎前呼後擁齊至協鎮衙門。大轎直抬進後堂。殷夫人與方氏嬸娘接着。更增一番親親之誼。殷邢款待不在話下。邢少保因爲程公留住。至晚方告辭出來。卽至協鎮衙門。弟兄們相會說不盡許多情誼。大家商定於二十二相同起身。這數日內辭行餞別。竟無甯刻。至期家眷船隻凌晨先發。殷夫人因要同往祭奠公婆。就相陪邢太夫人同往山東。又當會親。又好順便陪蘇氏夫人回來。邢少保與陶殷三位隨後起身。程公率屬俱在馬頭送別。其時江五箭瘡發作。早繫獄中。邢少保吩咐將江七沿途押趕北固山下發落。殷總鎮已先差人在墳塋搭廠。準備祭奠。這日船至京口泊住。地方文武俱來請安。這北固山相去不遠。當着家丁備辦豬羊祭品。鼓樂一應齊備。



次日一早。邢太夫人原要與媳婦同往。殷雄與夫人再三阻住。因只有姑嫂二人坐轎同往。邢陶二位哭拜罷。雪夫人慟至失聲。然後邢陶兩人一同展殷雄與夫人妹子在傍。殷雄阻留不住。一同回禮。邢少保令將江七洗剝反綁。在墳學跪下。雪夫人一眼看見。正是當年謀害之賊。不覺柳眉直豎。星眼圓睜。上前問道。你可認得當年坐船的人麼。江七認得不敢仰視。只求速死。殷雄仗劍在手。大呼今日與母親報仇也。劍起首落。瀝血祭奠。邢少保吩咐將尸首推入千人坑中。當下三獻酒畢。燹化祝帛。將猪羊祭品分給墳鄰。遂一同回船。邢少保令押船。即日放往三風山停泊。次早邢少保只坐小轎。跟隨二人往拜鄰里。謝其照料。舊居房屋衆鄰里都到船上來與太夫人請安。還有幾個老婆婆婦女們。素常往來的都相約來看望。邢太夫人



俱留住款待。起身時都有所贈。當日家丁們將祭事料理齊全。次早合船眷屬一同坐轎都到墳堂。大設祭奠。將祭品分散墳鄰。父老們來陪祭者。都有酒席款待。正正忙了一日。次早即開船進發。不日到了東省交界。總督晉公已內陞部堂。因候交代。未曾離任。與司道俱差官迎接。邢少保俱回來答謝。一面先差人往台庄雇備車輛。人夫騾馬。公平給價。不許騷擾民間。臘月初到了台庄。章公已着章貴早在伺候。地方官已將轎馬扛夫齊備。邢少保俱着發給價值。初八日一同起身。至尙義村來。沿途俱有公館伺候。這日章公出村。二十里接着。此時比從前母子避仇時。奚啻霄壤。合村男婦如看會一般。十分熱鬧。章老太太婆媳與陶夫人迎門接着。歡喜異常。到內廳相見時。惟殷夫人與月夫人姊妹。是初見面的。邢太夫人同雪夫人叙



說別來記念情懷。真是喜從眉上起。笑逐眼梢來。說不盡千種情腸。萬分親愛。當日內外筵席接風。此時小公子。已是十二歲。聰慧過人。裏外陪待。十分親熱。席間章公。因致謝殷雄。在吳門深擾。又道及程公。十分厚待。回家後。即接到吏兵二部。知會文書。已蒙聖恩准假。只候賢侄們到來便好。而况歲已暮。不宜再遲。當即擇定十五日起身。行裝車馬。預爲齊備。邢少保當日吩咐齊辦。素供一席。往祭點石禪師。另備豬羊祭禮二付。往祭外祖。并章公墳塋。到次日。內眷們先起身。往庄上相等。叔姪們先到慈雲菴。同祭了禪師塔院。佈施百兩香資。以供禪師香火。隨卽一同往兩處墳塋上來。互相拜奠畢。就在庄上內外備席快敘了一天。到晚方回。十四日行李整齊。內眷們都在章府住下過年。叔侄四位。帶領親隨十餘人。十五日一早起程。衝寒



而進。本府縣官俱在前途預備尖宿公館。武弁俱披執送至隣封交界。一路無話。到得都門。是臘月廿七日早進城。吩咐家丁就近覓下公寓。四人遂一同竟至午門參請聖安。黃門官傳奏有旨宣入便殿。朝見四臣三呼九叩畢。御目觀看殷雄亦在青年。建立大功。天顏甚喜。道卿等掃蕩寇氛。肅清海宇。功績偉然。邢卿所奏善後事宜。俱依議准行。朕心欣慰。今委卿等封疆重任。想能不負朕託。因問卿等家中。還有何人何弗爲陳奏。邢秀等因一一奏對。當卽傳旨着翰林院官撰文誥授母妻俱一品夫人。惟邢秀髮妻何氏。特加慧賢孝義四字。邢秀謝恩畢。又將玉虛夫人顯聖除妖之事。奏聞聖心大悅。道天地間果有此等奇事。因改封玉虛夫人爲玉虛慈惠聖母。發帑金立祠江浙。春秋動帑祭祀。當下章士奇又將點石禪師顯靈超度之事。



奏聞當卽奏旨勅封點石爲慈靈護國禪師發幣改慈雲寺爲護國禪林。卽着該地方官督工監造。命光祿寺陪御宴三日。爲四卿解勞。四臣謝恩而退。當日邢少保卽往拜相。程公同成。徐老師并黃兵部陳都督章陶殷三位。各分頭拜客。領了三日御宴。一同謝恩。到元旦隨班朝賀畢。又往各處賀年。至初三日聖旨下來。加邢秀太子少傅。軍機尙書。總管山東印務。仍賜尙方劍。兼江浙巡海都御史。每年巡閱海疆一次。考察官吏。將弁秉公具奏。章士奇加前車都督銜。管理登萊青等處掛印總兵。陶電加左都督銜。仍管吳淞總兵。殷雄陞嘉湖總兵。褚飛熊內陞右軍都督。萬士雄陞制標中軍副將。着卽赴任。四臣同日謝恩。於初四日早朝陞辭。一同出京。因爲家眷只得星夜兼程。回沂水料理。十二日到了章家。內外眷屬同團聚。過了元宵。



佳節。此時總督衙門頭接官吏人役已到。夫馬車轎俱整齊伺候。不便遲延。因定於十八日起馬。同家眷往濟南赴任。章公先一日又內外戲席餞行。至期。邢少保母子夫妻。拜別章老太太。章公夫婦。并陶殷夫婦。先行起身。章公與陶殷二總鎮。遠送回來後。兩兄弟亦卽料理行裝。於二十一日。同拜別旋南。此時惟蘇氏夫人。依依不捨。洒淚而別。章公送了陶殷眷屬起身後。登州將弁。頭亦接到眷公。亦於二十二日起馬。奉老母家眷赴任。家中一切。交與章貴夫婦照料。及四處到任後。俱接到誥命。各各具表謝恩。却喜附近四下地方。音問往來不斷。後來邢秀官。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章士奇。因功加封靖遠侯。小公子年少黃甲。累官至戶部侍郎。陶電殷雄。俱陞至五軍都督。陶雲亦官至湖北布政。成公屢陞江南按察使司。兩公子亦俱登仕。



版鄭嚴二位。皆得邢少保之力。都做到五馬黃堂。唐公子少年科甲。官至光祿寺卿。武進亦官至副總。邢少保在湖郡金陵起造兩邊府第。往來不絕。俞公在殷家終老。殷雄次子。繼續俞氏一脈。娶金振玉孫女爲妻。金家後嗣亦多振作。本書至此亦得全告結束。



第四十八回

雪冤仇墳前誅盜

見聖駕金殿封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悲歡因緣全書四冊

定價大洋六元

著者 張恨水

校閱者 梅繼先

印刷者 新國民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五一二五號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總代售處

上海

白克路
大通里

時還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65B

